

182

10

24



第十一回

上文生子後至此方使金蓮醋瓮開破泥頭瓶兒氣包打開
線口蓋金蓮之刻薄尖酸必如上文如許情節自翡翠軒發
源一滴一點以至於今使瓶兒之心深懼瓶兒之胆暗搖方
深深鬱悶悶守口如瓶而不輕發一言以與之爭雖瓶兒
天性溫厚亦積威子漸以致之也

欲寫金蓮之妬必寫兩孩兒聯姻者見瓶兒之誨妬者在官
哥乃不深自歛抑戒懼以處此而更賣弄板親以起人妬夫
一孩兒已日刺金蓮之目況兩孩兒乎直乎官哥不能與長
姐并長年也不死其子金蓮不愜其心矣

襁褓連姻世俗之非却用玉樓教語道盡世情信乎

第一回

作者曰前之人也

第四十一回

兩孩兒聯姻其笑

二佳人憤淚同氣苦

詞曰

瀟湘佳人風流才子天然分付成雙
蘭堂綺席燭影輝煌
煌數幅紅羅錦綉寶粧篆金鴨焚香分明是芙蓉浪裏一對鴛鴦

右調滿庭芳

話說西門慶在家中裁縫僱造衣服那消兩日就完了到十二日喬家使人邀請早晨西門慶先送了禮去那日月娘并眾姊妹大於子六頂轎子一搭兒起身留下孫雪娥看家姊妹子如意兒抱看

官哥又令來興媳婦蕭秀伏侍疊衣服又使兩頂小轎西門慶在家看着賈四叫了花兒匠來紫縛烟火在大所捲棚內挂炮叫小厮拿帖兒往玉皇親宅內定下戲子俱不必細說後晌時分走到金蓮房中金蓮不在家春梅在旁伏侍茶飯放桌兒吃酒西門慶因對春梅說十四日請眾官娘子你們四個都打扮出去與你娘跟着潘酒也是好處春梅聽了斜靠桌兒說道你若叫只叫他三個出去我是不出去西門慶道你怎的不去哩春梅道娘們都做了新衣裳陪侍眾官戶娘子使好有俺們一個一個只像燒糊了卷子一般平白出去惹人笑話西門慶道你們都有各人的衣服首飾珠翠花朵春梅道頭上將就戴着罷了身上有數那兩件舊片子怎麼好穿出去見人的到沒的羞刺刺的西門慶笑道

我曉得你這小油嘴兒見你娘們做了衣裳却使性兒起來又傷

描不打緊叫趙裁來連大姐帶你四個每人都裁三件一套段子看梅

衣裳一件遍地錦比甲春梅道我不比與他我還問你要件白綾大娘一件

襖兒搭襯着大紅遍地錦比甲兒穿西門慶道你要不打緊少不云少不得妙絲春梅道

的也與你大姐裁一件掌珠之如春梅道大姑娘有一件罷了我却

沒有他也說不的大姐等西門慶于是拿錦匙開樓門揀了五

套段子衣服兩套遍地錦比甲兒一疋白綾裁了兩件白綾對衿

襖兒惟大姐和春梅是大紅遍地錦比甲兒獨指春迎春王蕭蘭

香都是藍綠顏色衣服都是大紅段子織錦對衿襖翠藍邊拖裙

共十七件一面叫了趙裁來都裁剪停當又要一疋黃紗做裙腰

貼裏一色都是杭州綢兒又映杭州春梅方纔喜歡了陪侍西門

慶慶之屋裏吃了一日酒說笑西門慶不覺日暮月娘來如

喬大戶家原來喬大戶娘子那日請了尙舉人娘子并左隣朱臺

官娘子一面兒訂親却先有在親家并兩個外甥姪女兒段大姐及吳大姑兒

鄭三姐場上為過歲板叫了兩個妓女席前彈唱聽見月娘眾姊妹和吳大姑子

到了連忙出儀門首迎接後所敘禮起着月娘呼姑娘是稱謂總李

嬌兒眾人都排行叫二姑娘三姑娘更可笑俱依吳大姑子那邊稱

呼之禮又與尙舉人朱臺官娘子敘禮事段大姐鄭三姐向前拜

見了各依次坐下了髮遮過茶喬大戶出來拜見謝了禮畢他娘

子讓進眾入房中去寬衣服就放桌兒擺茶請眾堂客坐下吃茶

奶子如意兒和惠秀在房中看官哥兒另自管待須臾吃了茶到

所屏開孔雀褥隱芙蓉正面設四張桌席讓月娘坐首席其次就

第一回
四十一回
三

是尙舉人娘子吳大妗子朱臺官娘子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
瓶兒喬大戶娘子蘭席坐位旁邊放一桌是段大姐鄭三姐共十
一位兩個妓女在旁邊唱上了湯飯厨役上來獻了頭一道水晶
鵝月娘賞了二錢銀子第二道是頓爛蹄兒月娘又賞了一錢
銀子第三道獻燒鴨月娘又賞了一錢銀子喬大戶娘子下來遞
酒遞了月娘過去又遞尙舉人娘子月娘就下來往後房換衣服
勻臉去了孟玉樓也跟下來到了喬大戶娘子卧房中只見奶子
如意兒看守着官哥兒在炕上鋪着小褥子兒偏着他家新生的
長姐也在旁邊卧着兩個你打我下兒我打你下兒頑耍把月娘
玉樓見了喜欢的要不得說道他兩個倒好相兩口兒只見吳大
妗子進來說道大妗子你來瞧上兩個倒相小兩口兒大妗子笑

對兒要子喬大戶娘子和家堂客都進房來吳大妗子如此這般
說喬大戶娘子道列位親家聽着位山二小家人家怎敢扳的我這大
妗子府上月娘道親家好說我家雙子是何人三姐是何人開
便勢我與你愛親做親就是我家小兒也玷辱不了你家小姐如
何却說此話玉樓推着李瓶兒說道李大姐你怎的說那李瓶兒
只是笑吳大妗子道喬親家不依我就惱了是是婦尙舉人娘子和
朱臺官娘子皆說道難爲吳親家原情喬親家你休謙辭了因問
你家長姐去年十一月生的月娘道我家小兒六月廿三日生的
原大五個月正是兩口兒衆人不由分說把喬大戶娘子和月娘
李瓶兒拉到前所兩個就割了衫襟是是婦兩個妓女彈唱着

旋對喬大戶說了，拿出菓盒三段紅來，遞酒月娘一百分付玳安。
琴童快往家中對你爹說，旋抬了兩罈酒，二疋段子，紅綠板兒絨，
金絲花四個蝶旬大菓盒，兩家席前挂紅吃酒。一面堂中圍燭高，
擎花燈，燦爛麝香，喜笑匆匆，兩個妓女，啟朱唇露皓齒，輕撥
玉阮，斜抱琵琶，唱着衆堂客與吳月娘，喬大戶娘子李瓶兒三人，
都簪了花，挂了紅，遞了酒，各人都拜了，從新復安席坐下飲酒。厨
子上了了一道裝飾壽字雪花糕，糕重七兩，池嬌並頭蓮湯月娘坐
在上席，兩心歡喜，叫玳安過來，賞一疋尺頭與厨役兩個妓女，每
人都是一疋，俱磕頭謝了。喬大戶娘子不放起身，還有後堂留坐，
擺了許多歡碟，細菓，橫盆約吃到三更時分，月娘等方纔拜辭回
來，說道：「親家明日好反下降寒舍，那里坐坐。」喬大戶娘子道：「家

盛情家老兒說

只怕席間不好坐，改日望親家去罷。月

娘道：「好親家，再没人親家，只是見外，因留下大娘子，你今日不去，
明日同喬親家一搭兒，裏來罷。」大娘子道：「喬親家別的日子，你不
去罷，到十五日，你正親家生日，你真不去？」

親家十五日好日子，我怎敢不去？

是月娘道：「不去，爲甚麼？」

月娘道：「親家若不去，大娘子我

交付與你，只在你身上，是生死把大娘子留下了，然後作辭上

轎頭裏兩個挑軍，打着兩個大紅灯笼，後邊又是兩個小廝，打着

兩個灯笼，吳月娘在頭裏，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一字在

中間，如意兒和惠秀隨後，幼子嬌子裏，用紅綾小被把官哥兒裹

得，沿上的，恐怕冷，脚下還蹬着銅火爐兒，兩邊小廝圍隨到了家

門首下轎，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酒，月娘等衆人進來，道了萬福，坐

下衆了頭都來磕了頭月娘先把今日酒席上結親之話告訴了
一通西門慶听了道今日酒席上有那幾位堂客月娘道有尙與
八娘子朱序班娘子崔親家母兩個姪女西門慶說做親也罷了
只是有些不便陪月娘道也是俺嫂子心口如面女人做事如此見他家新養
的長姐和咱孩子在床炕上睡着都蓋着那被窩兒你打我一下
見我打你一下兒恰是小兩口兒一般纔叫了俺們去說將起來
酒席上就不因不由做了這門親我方纔使小廝來對你說抬送
了花紅奠盒去西門慶道既做親也罷了只是有些不便陪些喬
家雖有這個家事他只是個縣中大戶白衣人你我如今見居着
這官又在衙門中管着事到明日會親酒席間他戴着小帽與俺
這官言怎生相處甚不雅相就是前日割肉同典及管里張親

家言三起着和我做親家

如此今纔五個月兒也

子同歲我嫌他没娘母子是房裡生的自己原不所以沒

我他不想到與他家做了親主欠潘金蓮在旁接過來道嫌人

家是房裡養的誰家是房外養的就是喬家這孩子也是房裡生

的正是陰道神撞着壽星老兒你也休說我長我也休嫌你短

氣相語便傷人西門慶听了此言心中大怒罵道賊淫婦還不過去人這

里說話也插嘴插舌的有你甚麼說處金蓮把臉羞得通紅了

身走出來說道誰說這里有我說處可知我沒說處哩看官所說

今日潘金蓮在酒席上見月娘與喬大尸家做了親李瓶兒都披

紅簪花遇酒心中甚是氣不憤量出來家又被西門慶罵了這兩

句越發急了走到月娘這房裡哭去了西門慶因問大娘子怎

的不來月娘道喬親家母明日見有眾官娘子說不得來我留下
他在那里叫明日同他一搭兒裡來西門慶道我說只這席間坐

次上不好相處到明日怎麼會可說了回話只見王樓也走

到這座屋裡來見金蓮哭泣說道你只顧惱怎的隨他說幾句罷

了玉樓金蓮道早是你在旁邊听着我說他什麼反話來他說別

家是房裡養的我說喬家是房外養的也是房裡生的那個紙包

兒包着瞞得過人賊不逢好死的強人就睡着眼罵起我來罵的

人那體情絕義怎的沒我說處改變了心叫明日現報在我的

眼裡多大的孩子一個懷抱的尿泡種子平白扳親家石錢沒處

施展的爭破臥單沒的恭狗咬尿胞空歡喜如今他憑親家還好

到明日休要說我金蓮這人教他瞞眼兒將來

錢了不幹這個營生論起來也還早哩金蓮的孩子到什麼時候

無過只是圖往來扳賠首娶子兒罷了金蓮道你使眼瞞着圖版

親家要了平白叫賊不合鈕的強人罵我玉樓道誰叫你說話不

看個頭頂兒就說出來他不罵你罵狗金蓮道我不好說的他不

是房裡是大老婆就是喬家孔子是房裏生的還有喬老頭子金蓮

些氣兒你家夫迷家鄉還不知是誰家的種兒玉樓听了金蓮一

見沒言語坐了一回金蓮歸房去了李瓶兒見西門慶出來了從

新花枝招展與月娘磕頭說道今日孩子的事累姐姐費心那月
娘笑嘻嘻也抽身还下礼去說道你喜呀李瓶兒道與姐姐同喜
磕畢頭起來與月娘李嬌兒坐着說話只見孫雪娥大姐來與月

娘儘頭與李嬌兒李瓶兒道了萬福小玉拿茶來正吃茶只見李瓶兒房裏丫鬟紡春來請說哥兒屋裏尋哩任其大小人矣多使我請娘來了李瓶兒道奶子慌的三不知就拖的屋裏去了一搭兒去也罷了只怕孩子沒個灯兒月娘道這裏進門到是我叫他抱的房裏去恐怕晚了小玉道頭裏如意兒抱着他來安兒打着灯笼送他來李瓶兒道這等也罷了于是作辭月娘回房中來只見西門慶在屋裏官哥兒在奶子懷裏睡着了因說你如何不對我說就抱了他來如意兒道大娘見來安兒打着灯笼就打着灯兒來了哥哥哭了一回纔拍着他睡着了西門慶這回尋了這一回纔睡了李瓶兒說望着他笑嘻嘻說道今日與孩兒定了親累你我替你磕

頭起來

到房中使性子沒好氣明知道西門慶在李瓶兒這邊因秋菊開的門遲了進門就打了兩個耳刮子高聲罵道賊淫婦奴才怎的叫了恁一日不開你做甚麼來我且和你客話于是走到屋裏坐下春梅走來磕頭遞茶婦人問他賊奴才他在屋裏做什麼來春梅道在院子裏坐着來我這等催他還不理婦人道我知道他和我兩個毆氣竟太尉吃區食他也學人照樣兒欺負我待要打他又恐西門慶聽見不言語心中又氣如一面卸了濃粧春梅與他搭了鋪上床就睡了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去了婦人把秋菊叫他頂着大塊柱石跪在院子裏跪的他慌了頭叫春梅扯了他褲子拿大板子要打他春梅道好乾淨的奴才叫我扯褲子到沒

的抄過了我的手走到前邊旋开了画童兒扯去秋菊的衣
矣婦人打着罵道賊奴才淫婦你從幾時就恁大來別人與你我
却不與你姐七你知我見的將就滾着些兒罷了平白撐着頭兒
逞什麼強姐七你休要倚着我到明日洗着兩個眼兒看着你哩
一面罵着又打打了又罵打的秋菊殺猪也似叫李瓶兒那邊纏
起來正看着奶子打發官哥兒睡着了又說醒了明明白白聽見
金蓮這邊打了鬘罵的言語兒有因一聲兒不言語說的慌把官
哥兒耳朵握着了一面使綉春去對你五娘說你打秋菊罷哥兒纏
吃了些奶睡着了金蓮听了越發打的秋菊狠了罵道賊奴才你
身上打着一萬把刀子這等叫罷我是恁性兒你越叫我越打真
不爲你拉下了路行人家打了一頓也來着看你好姐姐對漢子
說把秋菊變了罷李瓶兒道這分明是見指罵的是他扯兩隻手
氣的冰冷忍氣吞声敢怒而不敢言且晨茶水也沒吃摸着官哥
兒在炕上就睡着了等到西門慶衙門中回家八房來看官哥兒
見李瓶兒哭的眼紅七的睡在炕上問道你怎的這咱還不梳頭
上房請你說話你怎揉的眼恁紅七的李瓶兒也不題金蓮指罵
之事只說我心中不自在西門慶告說喬親家那里送你的生日
禮來了一疋尺頭兩罈南酒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四樣下飯又是
哥兒送節的兩盤元宵四盤蜜食四盤細菜兩掛珠子兩燈兩座
羊皮屏風燈兩正大紅官段一頂青段樣的金八吉祥帽兒兩雙
男鞋六雙女鞋咱家倒還沒往他那里去他又早與咱孩兒送節
來了如今上房的請你計較去他那里使了個孔嫂兒和喬通担

了禮來大姑子先來了說明日為親家母不得來直到後日纔來
他家有一門子做皇親的喬五太太所見和咱們做親好不喜歡
到十五日也要來走七唱少不得補個帖兒請去李瓶兒听了方
慢七起來梳頭走到後邊拜了大姑子孔嫂兒正在月娘房裏待
茶禮物擺在明間內都看了一面打發回盒起身與了孔嫂兒喬
遍每人兩方手帕五錢銀子寫了回帖去了正是但將鍾鼓悅和
愛好把玉帛為交游有詩為証

西門獨富太驕矜

福祿孩兒結做親

不獨資財如糞土

也應嗟嘆後來人

此回後言西門之盛也四架烟火既云門前逞放看官服底
誰不謂好向西門慶門前看烟火也看他偏賊包一架在師
子街偏使門前三架毫無色相止用樓臺口中一點而獅子
街的一架乃極力描寫遂使門前三架不言俱出此文字有
敲側擊之法

門前烟火却在獅子街寫月娘眾妾看烟火却搬在王六兒
身上寫奇橫至此

文字不肯干忙處不着閒瑣已比比然矣今君其子間處
却又必不肯徒以閒筆放過如看燈間事也寫開花燈閒筆
也却卽于此處出王三官文字無一懈處可擊又善于指空

此回是描寫豪華恐無甚花樣故又用伯爵與二妓一派散
後語作生色花樣又一樣章法也
百忙裏又寫桂姐銀兒吃醋人情無微不至

第四十二回

豪華門前放烟火

賞元宵樓上醉花燈

星月當空萬燭輝

人間天上兩元宵

樂和春奏聲偏好

人踏衣歸馬亦嬌

易老韶光休浪度

最公白髮不相饒

千金博得斯須刻

分付誰更仔細敲

他家長姐送節就權爲插定一般庶不差了禮數大姑子道咱這
裏少不的立上個媒人往來方便些月娘道他家是孔嫂兒咱家
安上誰好西門慶道一客不煩二主就安上老馮子母同于是
連忙寫了請帖八個就叫了老馮來同玳安拿請帖盒兒十五日
請喬老親家母喬太太并衙裏人娘子朱序班娘子崔親家母
段大姐鄭三姐來赴席與李瓶兒做生日并吃着酒一百分付
來興兒拿銀子早定下蒸酥點心并羹菓食物又是兩套遍地錦
羅段衣服一件大紅小袍兒一頂金絲縐紗冠兒兩盞雲南羊角
珠灯一盒衣翠一對小金手鐲四個金寶石戒指兒十四日早裝
盒相叫文堦陳敬濟和賁四穿青衣衣服押送過去喬文戶那邊酒

筵筵待重加答賀向盒中又回了許多生活鞋脚俱不必細說正
亂着應伯爵來講李智黃州官銀子事看見問其所以西門慶告
訴與喬大或結婚之慶十五日好反請令正來陪親家坐坐伯爵
道娘子呼喚房下必定來西門慶道今日請眾堂官娘子吃酒咱
每往獅子街房子因看燈去罷伯爵應諾去了不題且說那口院
中央銀兒先送了四盒禮來又是兩方銷金汗巾一雙女鞋送與
李瓶兒上壽就拜乾女兒此處方入銀如意法細甚月娘收了禮物打發轎子
回去李桂姐只到次日纔來見吳銀兒在這裏很悄上問月娘他
多咱來的月娘如此這般告他說昨日送了禮來拜認你六娘做
乾女兒了李桂姐如聽了一聲兒沒言語一日只和吳銀兒使性子
兩個不說話又是一對却說前廳主事親家二十名小厮兩個而

又領着挑了轎子來先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分付西廂房裏

房官待酒飯不一時周守備娘子荆都監母親刑太太與張團練

娘子都先到了遊明家時日且如此云俱是大搖搖軍喝道家人媳婦跟隨月娘與眾姊

妹都穿着袍出來迎接然後廳飲禮與眾親相見畢讓坐通茶等

着夏提刑娘子到纔擺茶不將等到日中還不見來小厮送了兩

三通約午後纔喝了道來抬着衣匣家人媳婦跟隨許多僕從擁

護鼓樂接進後廳與眾客見畢禮數衣次序坐下先在捲棚內

擺茶然後大廳上坐春梅玉簫迎春蘭香都是齊整茶席上添

茶斟酒那日扮的是西廂記不說壽堂深處珠圍翠繞歡舞吹彈

飲酒畢表西門慶打發宴客上了茶就騎馬約下應伯爵謝希大

往獅子街房裏去了分付四架烟火拿一架那里去晚夕堂客服

前放兩架旋叫了個厨子家下抬了兩食盒下飯菜說兩譚金華
酒去又叫了兩個唱的董嬌兒韓玉釧見原來西門慶已先使玳
安顧轎子請玉六兒同往獅子街房裏去玳安見婦人道客說請
韓大嫗那兒晚夕看放烟火婦人笑道我羞刺刺怎麼好去的你
韓大叔知道不曉玳安道多對韓大叔說了叫你老人家快收拾
哩因叫了兩個唱的沒人陪他那婦人聽了還不動身一回只見
韓道國來家玳安道這不是韓大叔來了韓大嫗這里不信我說
哩婦人向他漢子說真個叫我去韓道國道老公再三說兩個唱
的沒人陪他韓道國請不過去晚夕就着放烟火你還不收拾哩側
廝叫我到鋪子迫收了就晚夕一搭兒裏坐坐俱官兒也往家去

獅子街房裏來求娶妻一大清早房裏收拾下床炕帳幔褥被
安息沉香薰的噴鼻香房裏帶着一對俊俏籠着一盆炭火婦人
走到裏面炕上坐下一大青走出來道了萬福拿茶吃了西門慶
與嬌兒看了回燈籠到房裏兩個在樓上打雙陸樓上除了
六扇窗戶掛着簾子下邊就是灯市十分熱鬧打了回雙陸收拾
擺飯吃了二人在簾裏觀看灯市但見

萬井人烟錦繡圍

香車寶馬鬧如雷

鰲山聳出青雲上

何處遊人不看來

二人看了一回西門慶忽見人叢裏謝希大祝實念同一個戴方
巾的在灯棚下看灯指與伯爵聽因問那戴方巾的可認的他

伯言道此人眼熱不認的他。話西門慶便叫玳安你去下邊悄悄請了謝參來你休日祝麻子和那人看見玳安小厮賊一直走下樓來挨到人間裏待祝實念和那人先過去了從旁邊出來把謝布大抗了一把慌的希大回身觀看却是玳安玳安道爹和應二爹在這樓上請謝參說話希大道你去我知道了等我陪他兩個到粘梅花處就來見你爹玳安便一道烟去了希人到了粘梅花處向人間處就找過一邊認着祝實念和那一個人只顧尋他便走來樓上見西門慶應伯爵兩個作揖因說道哥來此看灯早晨就不呼喚兄弟一声西門慶道我早晨對家人不好叫你每的兒托應二哥到你家請你去說你不在家剛纔祝麻子沒看見麼因問那戴方巾的是誰希大道那戴方巾的是王三官家要娶三官

兩銀子央我和老孫祝麻子作保要幹前程入武學肄業我那里管他這閒帳剛纔陪他灯市裏走了走聽見哥呼喚我只伴他到粘梅花處交我乘人亂就找問了走來見哥因問伯爵你來多大回了伯爵道哥使我先到你家你不在我就來了和哥在這裏打了這回雙陸西門慶問道你吃了飯不會謝希大道早晨從哥那裏出來和他兩個搭了這一日誰吃飯來西門慶分付玳安厨下安排飯來與你謝參吃不一時就是春盤小菜兩碗稀爛下飯一碗爛肉粉湯兩碗白米飯希大獨自一個吃的裏外乾淨剩下些汁湯兒還泡了碗吃了玳安收下家活去希大在旁看着兩個打雙陸只見兩個唱的門首下了轎子抬轎的提著衣裳包兒笑進

來伯簡在裏面看見說道兩個小淫婦見這明鑑來分付玳安且別叫他往後邊去先叫他接上來見我希人道今日叫的是那兩個玳安道是董嬌兒韓玉釧兵帳下樓說道應二爹叫你說話兩個那裏肯來一直在後走了見了一大書一丁引他入房中看見王六兒頭上戴着時樣細心髮髻兒身上穿紫路絨襖兒玄色破襖兒白挑線細襪子下邊露兩隻金蓮拖的水髻長長的紫隱色不十分擦銀粉搽個中人打扮耳邊帶着丁香兒進門只望着他拜了一拜都在炕邊頭坐了小鉄棍盒茶來王六兒陪着吃了兩個唱的上上下下把眼只看他身上有一回兩個笑一回更不知是什麼人

王六兒落後玳安進來兩個悄悄問他道房裏那並高出唱伯

你怪于是插燭瞞了兩個頭慌的王六兒連忙還下半禮落後擺上湯飯來陪着回吃兩個拿樂器又唱與王六兒听伯爵打了雙陸下樓來小解淨手聽見後邊唱點手兒叫玳安問道你告我說

兩個唱的在後邊唱與誰听玳安只是笑不做聲說道你老人家曹州兵備管事實唱不唱管他怎的伯爵道好賊小油嘴你不說愁我不知道玳安笑道你老人家知道罷了又問怎的說早一直往後走了伯爵上的樓來西門慶又與謝希大打了三貼雙陸只見李銘吳惠兩個鶯鶯地上樓來磕頭的爵道好呀你兩個來的正好怎知道俺每在這里李銘說不說這小的和吳惠先到宅裡來宅裏說爹在這邊擺酒待來伙侍爹每西門慶道也罷你起來伺

候玳安快往對門請你韓大叔去不一時韓道國到了作了揖坐
下一面放桌兒擺上春盤寒酒來琴童在旁邊斟酒伯爵與希大
居上西門慶主位韓道國打橫坐下把酒來篩一面使玳安後邊
請唱的去少頃韓道國見兩個慢條斯禮上樓來望上不
當不正端下頭去伯爵罵道我道是誰來原來是這兩個小淫婦
兒頭裡我叫着怎的不先求見我這等人朋到明日不與你個勁
德你也不怕董嬌兒笑道四兒那裡隔牆竊個鬼臉兒可不把我
唬殺韓玉釧兒道你知道愛奴兒掇着獸頭往城裡掠好個丟一
兒的孩子伯爵道哥你今日忒多餘子有了李銘吳惠在這裡唱
罷子又要這兩個小淫婦做什麼還不趁早打發他去大節夜還
氣伯爵道俊小主刺骨兒你見在這裡不伏侍我你伏侍誰韓玉
釧道唐胖子甲在醋缸裡把你酸酸了伯爵道賊小淫婦兒是心
酸了我等住回散了家去時我和你蒼話我左右有兩個法兒你
原出得我手董嬌兒問道哥兒那兩個法兒說來我聽伯爵道我
頭一個是對巡捕說了拿你犯夜叫他拿了去換你一頓好捋子
十分不巧只消三分銀子燒酒把拍聯的灌醉了隨你這小淫婦
兒去天晚到明沒錢不怕搦子不打韓玉釧道十分晚了俺每不
去在爹這房子裡睡再不叫爹差人送俺每王媽七支錢一百文
不在乎你好淡嘴女又十撇兒一路市語又伯爵道我是奴才如
今年程反了拿三道三說笑回兩個唱的在旁彈唱看景之詞衆

人纔拿起湯飯來吃只見玳安早走來報道祝爹來了衆人都不
言語不一時祝實念上的樓來看見伯爵和謝希大在上面說道
你兩個好吃可成個人直說因說課子純哥這裡請你也對我說
一聲兒三不知就走的來了叫我只顧在粘梅花處尋你希大道
我也是快行纔撞見哥在樓上和應二哥打雙陸走上來作揖被
哥留住了西門慶因令玳安兒拿椅兒來我和祝兄弟在下邊坐
罷于是安放鍾箸在下席坐了厨下拿了湯飯上來一齊同吃西
門慶只吃了一個包兒呷了一口湯因見玳安在旁都遞與李瓶
下去吃了那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轡道每人吃一大案碗八
寶積湯三個大包子還帶四個桃花燒賣只留了一個包兒壓碟

見在右收下易如書上西門慶因令玳安兒拿椅兒來我和祝兄弟在下邊坐

到那里纔分開丁怎知道我在這祝實念如此這般告誡我因

尋了你一回尋不着就同王三官到老孫家會了那許不與先生
那里借三百兩銀子去吃孫家嘴老油嘴把借契寫差了希大道
你每休寫上我我不管左右是你與老孫作保証保頭錢使因問
怎的寫差了祝實念道我那等分付他文書寫着些立與他三
限纔還他不依我叫我從新把文書又收了希大道你立的是那
三限祝實念道頭一限風吹轆轤打孤雁第二限水底魚兒跳上
岸第三限水裡石頭泡得爛這三限交還他謝希大道你這等寫
着還說不滑哩祝實念道你到脫的好倘或一朝天旱水淺朝廷
挑河把石頭吃做工的兩三飯頭砍得稀爛忘了那時少不的還
他銀子妙白妙是衆人說笑了一回看看天晚西門慶分付樓上

點燈又檮面前一邊一盞手月玲瓏甚是奇巧家中月燈又使棋
童兒和排軍收送下四個擲盆都是美口饅食細巧菓品西門慶
叫棋童兒問道家中聚奶二們散了不曾誰使你送來棋童道大
娘使小的送來明爹道這下酒衆奶七們還未散哩戲文扮了四
招大娘留在大廳上吃酒看放烟火哩西門慶問有人看沒有棋
童道擠圍着滿街人看西門慶道我分付留下四名青衣排軍拿
杆欄欄人伺候休放閑雜人挨擠棋童道小的與平安兒兩個同
排軍都看放了烟火並沒閑雜人攪擾正經二架却如此西門慶
聽了分付把桌上飲饌都搬下去將擲盆擺上厨下又拿上一道
果饌元宵來兩個唱的在帝前遞酒西門慶分付棋童回家看去

開下兩間吊掛上簾一把烟火架抬出去西門慶與衆人在樓上
看斗王六兒陪兩個粉頭和一丈書在樓下觀看玳安和來昭將
烟火安放在街心裏須臾點着那兩邊圍看的挨肩擦膀不知其
數都說西門大官府在此放烟火誰人不來觀看果然紫得停當
好烟火但見

一丈五高花信四圍下山棚熱鬧最高處一隻仙鶴口裡呼着
一封月書乃是一枝起火道寒光此錯透斗牛邊然後正當
中一個西瓜袍進開四下裏人物皆看戲到七萬個轟雷皆透
徹彩蓮舫賽月明一個趕一個猶如金灯吹散滿天星紫葡萄
萬架于株好似驪珠倒掛水晶燈點點王鞭到處响曉地老鼠串

達人衣環盡^{一層}盡^{一層}的旋轉得好有銀燭金彈施逞巧妙難移
八仙捧壽名^{一層}中^{一層}通七聖降妖通身是火黃烟兒綠烟兒氣氣
籠罩萬堆雲緊吐蓮慢吐蓮燦爛等開十段錦一次菊與烟蘭
相對火梨花共落地桃爭春榜臺殿閣填刻不見魏戔之勢村
坊社鼓彷彿難聞歡鬧之聲貨郎担兒上下光烟齊明鮑老車
兒百尾迸得粉碎五更開到焦頭爛額見猙獰十面埋伏馬到
人馳無勝負總然費却萬般心只落得火滅烟消成煨燼

應伯爵見西門慶有酒了、剛看罷烟火、下樓來只見王六兒在這裏推小淨子、拉着謝希大祝賀、念也不辭、西門慶就走了。玳安便道：「二爹那里去？」伯爵道：「他耳邊說道：『俊孩子，我頭裏說的那本帳』」

我都不起身別人也都不起身等頭的就發誓了。待你父親爾只說俺每都跑了。落後西門慶見他公放了問作個生。那裏去了。我安

道：「應二爹和謝爹都一路去了，小的攔不回來，多上覆爹，西門慶就不再問了。」因叫過李銘、吳惠來，每人賞了一大巨杯酒，與他吃。分付我，且不與你唱錢。你兩個到十六日早來答應，還是應二爹三個，并衆賤計。當家兒晚夕在門首吃酒，李銘跪下道：「小的賣稟爹十六日和吳惠、左順、鄭奉三個都往東平府新陞的胡爺那里，型在官身去，只到後晌纔得來。」西門慶道：「左右，俺每晚夕間吃酒，哩你只休悞了。」就是了。二人道：「小的並不敢悞。」兩個唱的也就來拜辭，出門。西門慶分付：「明日家中當官撰酒。」李桂姐、吳銀姐稱在這裏，你兩個好反來走一走。二人應諾了，一同出門，不在話下。西門慶分付來昭、阮安、琴童收家活，細滅息了燈燭，細就往後邊房

慶去了且說來昭兒子小鉄棍見正在外邊看放了烟火見西門慶進去了就來樓上見他爹老子收了一盤子雜食的肉菜一盃于酒和些元宵拿到屋裏就問他一文書詞被他娘打了兩下臨不防他走在後邊院子裏頭要只聽正面房子裡笑声只說唱的還沒去想見房門開着就在門縫裏張看見房裏坐着灯燭原來西門慶和王六兒兩個在床沿子上行房西門慶見有人來將這老婆倒按在床沿上褪去小衣意在使那話兒朝着托上幹後庭花一進一退往來撈打何止數百回撈打的連声响亮其喘息之聲往來之勢猶楚折床一般無處不聽見這小孩子正在那里張看不妨他娘一文書走來看見揪着頭角兒拖到前邊鑒了兩

不愁明月盡

目自夜珠來

他去了是與了他些零菓子吃下不放他出來就睡在炕上炕暖了西門慶和王六兒頑勾有兩頓飯時經了事武官打發抬轎的酒飯吃了還送了到家然後他娘來與琴童兩個打着灯兒跟西門慶回去正身

不惑即見

聖訓五

西門外王六泉阮氏齊兩國並書題了東山次詩贊詩碑前
除去丁墓興了此些更莫年知不不然而出外歸還五凡土歌新

卷四十三回

夫西門前得玉樓瓶兒之財。雖爲得財。却是免中之財。必用李智黃四來一番描寫。動頭後文。接人生涯。方是真正財來。故用伯爵。一如十分光中之玉婆也。看其後一回。叫李黃二人買禮作爲。便知髣髴。

金蓮于藏室聯姻時受辱西門怒罵毫無一和緩此回相爭
比上數回語多而辭緩又是一樣閒閒蓋上文心急口急不
暇擇語故不顧觸西門之怒此回雖是相爭却一味以勢利
言之西門之所以驕人者在此故不覺聽其言而笑也描金
蓮正所以描西門又不可不知

必寫喬太太者見西門以市井小人一朝得志便與大戶

聯姻猶心不足不知彼皆皇親國戚視伊何啻鳩鴉之在蓬萊也小人不知分量十有八九

寫佳姐銀兒俱認乾女蓋罵世人認假子者為淫媚狗妓之流也

看他一連寫吳大妗子家一席女宴接寫請眾官娘子一席女宴又接寫會親一席女宴重重疊疊毫不犯手直是史公復生

繼生子便失壺繼結姻便失金西門乃以為脚硬私心起而禍福迷此所以前知必貴至誠也

官哥生而加官長姐媳而進財以合看失壺失金二事又是中閒筆又是閒中忙筆也妙甚

季三而黃却四矣春光已不知歸丁何處還金言雖有黃金亦難買此春光失金又言失却黃金猶自可之俗語也

第四十三回

爭寵愛金蓮惹氣

賣富貴吳月攀親

詞曰

情懷增悵望新歡易失往事難猜問誰邊黃菊知為誰開
謾道愁須滯酒酒未醒愁已先回憑闌久金波漸轉白露
點蒼苔

右調滿庭芳後

話說西門慶歸家已有三更時分吳月娘還未睡正和吳大妗子衆人說話李瓶兒還伺候着與他通酒大妗子見西門慶來家就過那邊去了月娘見他有酒了打發他脫了衣裳只叫李瓶兒與他盪了頭同坐下問了回今日酒席上話玉簫點茶來吃因有大妗子在就住孟玉樓房中歇了到次日厨役早來收拾酒席西門慶先到衙門中拜牌大發放裏提刑見了致謝曰昨房下厚擾之意西門慶道日昨甚是簡慢恕罪恕罪來家早有喬大戶家使孔嫂兒引了喬太太家人送禮來了西門慶收了家人管待酒飯拜了月娘衆人都坐着吃茶正值李智黃四閑了一下兩香蟻銀

金蠟兒來重三十兩等一百五十兩利息之數還欠五百兩就要搗換了合同西門慶分付二人你等過節再來計較我連日家中有事那李智黃四老爹長老爹短于恩萬謝出門應伯爵因記掛着二人許了他些業障兒趁此機會可問他要正要跟隨同去又被西門慶叫住說話因問昨日你每三個忘的三不知就走了伯爵道昨日甚是深擾哥本等酒多了我見哥也有酒了今日娘子家中擺酒已定還等哥說話俺每不走了還只顧纏到多咱我請哥今日也沒往衙門裏去本等連日辛苦西門慶道我昨日來家已有三更天氣今日還早到衙門拜了牌坐廳大發放哩了回公事如今家中治料堂客之事今日觀裡打上元醮拈了香回來

還趕往周勃軒家吃酒去不知到多咱纔得來家伯爵道虧哥好神思你的大福不是真與若是第二個也成不的兩個說了一回西門慶要留伯爵吃飯伯爵道我不吃飯去罷西門慶又問娘子事人說話偏有如此怎的不來伯爵道房下轎子已叫下了便來也舉手作亂出門一直趕黃四李智去了正是

假饒駕霧騰雲術

取火鑽冰只愛錢

西門慶打發伯爵去了于中拿着兩炷四錠金燭兒心中甚是可愛口中不言心裡暗道李大姐生的這孩子甚是脚硬一養下來我平地就得此官我今日與高家結親又進這許多財于是用袖兒包着那四錠金燭兒也不到後邊還往李瓶兒房裏來正走

偏有此非

直往李瓶兒那邊去了金蓮見叫不回他求心中就有幾分羞訕

說道什麼空稀貨忙的這等號人子刺刺的不與我瞧罷賊跌折腿的三寸貨強盜進他門去一齊的把那兩條腿扭折了纔現報了我的眼却說西門慶拿着金子走入李瓶兒房裏見李瓶兒纔梳了頭姝子正抱着孩子頑耍西門慶一徑把四個金燭兒抱着叫他手兒搗弄李瓶兒道是那裏的只怕冰了他手西門慶道是李智黃四今日還銀子佳折利錢的李瓶兒生怕冰着他取了一方通花汗巾兒與他裹着腰子只見玳安走來說道雲夥計騎了兩疋馬來在外邊請爹出去瞧西門慶問道雲夥計他是那裏的馬玳安道他說是他哥哥蔡將邊上稍來的一德正說着只見後

邊李嬌兒孟玉樓陪着大妗子并他媳婦鄭三姐都來李瓶兒房裏看官哥兒西門慶去了那四錠金子就往外邊看馬去了李瓶兒見衆人來到只顧與衆人見禮讓坐也就忘記了孩子拿着這金子弄來弄去少了一錠只見奶子如意兒問李瓶兒道娘沒曾收哥兒要的那錠金子怎只三錠少了一錠了李瓶兒道我沒曾收我把汗巾子替他裹着哩如意兒道汗巾子也落在地下了那裏得那錠金子屋裏就亂起來奶子問迎春迎春就問老馮老馮道咱嚼嚼我老身就瞎了眼也沒看見老身在這裏住幾年莫說折針斷線我不敢動娘他老人家知道我就是金子我老身也不愛你每守着哥兒怎的冤枉起我來了李瓶兒笑道你看這

怎的只收一錠兒孟玉樓問道是那裏金子李瓶兒道是他爹拿來的與孩子要誰知道是那裏的且說西門慶在門首看馬衆駭計家人都在跟前叫小廝來回溜了兩盞西門慶道雖是東路來的馬鬃毛醜不十分會行論小行也罷了因問雪駭計道此馬你令兒那裡要多少銀子雪離守道兩疋只要七十兩西門慶道也不多只是不曾行你還牽了去另有好馬騎來倒不說銀子聞文說畢西門慶進來只見琴童來說六姐房裡請爹裡于是走入李瓶兒房裡來李瓶兒問他金子你收了一錢去了如何只三錠在這裡西門慶道我去下就外邊去看馬誰收來李瓶兒道你沒收却往那裡去了尋了這一日沒有奶子推老馮急的那老馮賭身

器兒只是哭西門慶道端的是誰拿了他慢七兒尋罷空瓶兒道頭裡因大姘子女兒兩個來亂着就忘記了我只說你收了出去誰知你也没收就兩就子繼尋起來謊的他們都走了于是把那三錠還交與西門慶收了正值只四傾了一百兩銀子來交西門慶就往後邊收兌銀子去了且說潘金蓮聽見李瓶兒這邊嚷不見了孩子要的一錠金鈎子得不的風兒就是兩兒就先走來房裡告月娘說知你看三寸貨幹的營生隨你家怎的有錢也不該拿金子與孩子要月娘道剛纔他每告我說他房裡不見了金鐲子端的不知是那裏的金蓮道誰知他是那裏的你還沒見他頭裏從外邊拿進來用襖子袖兒裹着恰似八寶蓮臺的一般

洗如帶上有一錠金子就淨就是他房裡三寸

貨說不見了是他慢七兒尋罷你家就是王十萬也使不的一錠金子至少重十來兩也值五六十兩銀子平日就罷了寃裏走風天左右的他家一窩子再有誰進他屋裏去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收兌賁四傾的銀子把剩的那三錠金子交與月娘收了因告訴月娘此是李智黃四還的四錠金子拿了與孩子要了要就不見了一錠分付月娘你與我把各房裡了頭叫出來審問審問我使小廝街上買狼飭云了他拿出來便罷不然我就叫狼飭抽起來月娘道論起來這金子也不該拿與孩子沉河何水着他一時砸了他手脚忘了潘金蓮在旁接過來說道不該拿與孩子要只恨拿不到他屋裡頭裡問着想回頭也怎的恰似紅眼軍爺將

來的不叫一個人兒知道這回不見了金子虧你怎麼有臉兒來
看大姐上說此喚大姐上替你查考各房裡了頭叫各房裡了
頭口裡不笑秘眼裡也笑几句說的西門慶急了走向前把金蓮
按在月娘炕上提起拳來罵道狼殺我罵了不著世界面上有何
面上把你這小淫刺骨就一頓拳頭打死了草草嘴失舌快的不
管你事也來伸一脚那潘金蓮就假做高粧哭將起來說道我時
的你倚官仗勢倚財為主把心來橫了只欺負的是我你說你這
般威勢把一個半個人命兒打死了不放在意裡那個攔着你手
兒哩不威你打不是的我隨你怎麼打難得只打得有這口氣兒
在着若沒了愁我家那病嗎上子不問你要人隨你家怎麼有錢

殺下人也怎的

語語帶奉承故妙

幾句說的西門慶反阿上笑了說道你

看這小淫刺骨兒這等力嘴我是破紗帽窮官叫了頭取我的紗
帽來我這紗帽那塊兒破這清河縣問聲我少誰家銀子你說我
是債殺子金蓮道你怎的叫我打淫刺骨來因跳起一隻腳來你
看老娘這腳那些兒放着歪你怎罵我是淫刺骨月娘在旁笑道
你兩個銅盆撞了鉄劍常常言惡人自有惡人磨見了惡人沒奈
何自古嘴強的爭一步六姐也虧你這個嘴頭子不然嘴鈍些兒
也成不的那西門慶見奈何不過他穿了衣裳往外去了迎見玳
安來說周爺差家人邀來了請問爹先往打醮處去往周爺家去
西門慶分付打醮處叫你姐夫去罷因賊官伺候馬我往你周爺

家吃酒去就是了只見王皇親家扮戲兩個師父率眾過來與西
門慶叩頭西門慶叫書童看飯與他吃說今日你等用心伏侍衆
奶上我自有重賞休要上邊打箱去細那師父跪下說道小的每
若不用心答應豈敢討賞西門慶因分付書童他唱了兩日連賞
賜封下五兩銀子賞他書童應諾西門慶就上馬往周守備家吃
酒去了單表潘金蓮在上房坐的吳月娘便說你還不往屋裡勻
勻那臉去搽的恁紅紅的等住回人來看看有什麼張致誰叫你惹
他來我倒替你捏兩把汗此時月娘來若不是我在此跟前勸着掩着鬼是也有
幾下子打在身上漢子家臉上有狗毛不知好友只顧下死手的
和他纏起來了不見了金子隨他不見去尋不尋不在你又不在
你屋裏不見了平白也這說子也他屋裏去了一時這和氣也
把幾句說的金蓮聽了無言在屋裏生氣臉去了一時這和氣也
吳銀兒都打扮出來到月娘房裡月娘問他金子怎的不見了剛
纔惹他爹和六姐兩個在這裡好不辨了這回嘴差些兒沒曾辨
惱了打起來吃我勸開了他爹就往人家吃酒去了分付小廝買
狼觔去了等他晚上來家要把各房丫頭抽起來你屋裏丫頭老
姿管着那一門兒來看着孩子要便不見了他一錠金子是一個
半個錢的東西兒也怎的拿瓶兒道平白他爹拿進四錠金子來
與孩子耍我亂着陪大妗子和鄭三姐并他二娘坐着說話誰知
就不見了一錠如今丫頭推奶子奶子推老媽急的媽媽也哭也
啼上只要尋死無眼難明勾當如今竈誰的是吳銀兒道天麼天
麼每常我還和哥兒耍子早是今日我在這邊屋裏梳頭沒會過

去不然怎了。雖然爹娘不言語你心上何安。誰入不受錢俺裏

各人有各人的話故妙

正說着只

見韓玉釧兒董嬌兒兩個提着衣包兒進來笑嘻嘻先向月娘大

妗子李瓶兒磕了頭起來望着吳銀兒拜了一拜說道銀姐昨日

沒家去吳銀兒道你怎的曉得董嬌兒道昨日俺兩個都在灯市

街房子裏唱來大爹對俺們說叫俺今日來伏侍奶子一面月娘

讓他兩個坐下須臾小玉拿了兩盞茶來那韓玉釧兒董嬌兒連

忙立起身來接茶還望小玉拜了一拜二乾吳銀兒因問你兩

個昨日唱多咱散了韓玉釧道俺們到家也有二更多了同你兄

弟吳專都一路去的說了一回話月娘分付玉簫早些打發他們

四合茶食月娘使小玉休去

一時和他姑娘來到兩個各道了禮教坐下同吃了茶收過家活

去忽見迎春打扮着抱了官哥兒來頭上戴了金梁段子八片

帽兒身穿大紅襖衣兒下邊白綾襪兒段子鞋兒胸前項牌符靈

手上小金鐲兒李瓶兒看見說道小大官兒沒人請你來做什麼

一面接過來放在膝蓋上看見一屋裏人把眼不住的看了這個

又看那個桂姐坐在月娘炕上笑引闖他要子道哥子只看着這

裏想必要我抱他于是用手引了他引兒那孩子就摸到懷裡叫

他抱吳大妗子笑道恁點小孩兒他也曉的愛好月娘接過來說

他老子是誰到明日大了管情也是小嫖頭兒孟玉樓道若做了

小嫖頭兒叫大媽也就打死了李瓶兒道小斯你姐也抱只怕溺

一家子均
凡八勝子不
口作者如
仇恨者

了你姐七衣服我就打死了桂姐道耶藥怕怎麼溺了也罷不妨
事我心裏要抱哥兒要兒于是與地兩個嘴搥嘴兒要子董嬌
兒韓王釧兒說道俺兩個來了這一日還沒曾唱個兒與娘每聽
因取樂器韓王釧兒琵琶董嬌兒彈箏吳銀兒也在旁邊陪唱也
乾女兒唱了一套繁華滿月開金索掛梧桐唱出一句來端的有
身分落塵遶梁之聲裂石流雲之響把官哥兒說的在桂姐懷裏只磕
倒着再不敢抬頭出氣兒虛心寫官哥小月娘看見便叫李大姐
你接過孩子來叫迎春抱到屋裏去罷好個不長進的小廝你看
說的那臉兒哩李瓶兒連忙接過來叫迎春掩着他耳朵抱的往
那邊屋裡去了四個唱的正唱着只見玳安進來說道小的到喬

收拾伺候就是了月娘又分付後廚明間鋪下錦毯安放坐位捲
起簾來金鈎雙控蘭麝香飄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來家
人媳婦都戴金插銀披紅垂綠準備迎接新親不覺應伯爵娘子
應二嫂先到了應伯爵跟着轎子月娘等迎接進來見了禮數明間
內坐下向月娘拜了又拜說俺家的常時打攪多蒙看顧月娘道
二娘好說常時累你二爹良久只聞喝道之去漸近前所鼓樂响
動平安兒先進來報道喬太太轎子到了須臾黑壓壓一羣人跟
着五頂大轎落在門首惟喬五大太轎子在頭裏轎上是垂珠銀
頂天青重沿綃金走水轎衣開處描寫使藤棍喝路後面家人媳婦坐
小轎跟隨四名校尉抬衣箱火爐兩個青衣家人騎着小馬後面

跟隨其餘就是喬大戶娘子朱臺官娘子尚舉人娘子崔大官媳婦段大姐并喬通媳婦也坐著一頂小轎跟來收疊衣裳吳月娘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一箇一箇打扮的似粉粧玉琢錦綉耀目都出二門迎接衆堂客簇擁著喬五太太進來生的五短身材約七旬年紀戴著疊翠寶珠冠身穿大紅官綉袍兒近面視之鬢髮皆白正是眉分八道雪髻縮一窩絲眼如秋水微渾整似楚山雲淡接八後所先與吳大妗子敘畢禮數然後與月娘等厮見月娘再三請太太受禮太太不肯讓了半日受了半次與喬大戶娘子又敘其新親家之禮彼此道及款曲謝其厚儀已畢然後向錦屏正面設放一張錦裱生位坐了喬五太太其次

次與喬大戶娘子又敘其新親家之禮彼此道及款曲謝其厚儀已畢然後向錦屏正面設放一張錦裱生位坐了喬五太太其次

坐了首座其餘客東主西兩分兩分坐了當中大方兩分火廂籠起火

來堂中氣煖如春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個丫頭都打扮

起來在跟前遞茶良久喬五太太對月娘說請西門大人出來拜

見敘七親情之禮月娘道拙夫今日衙門中去了還未來家哩喬

五太太道大人居于何官月娘道乃一介鄉民蒙朝廷恩例實授

千戶之職見掌刑名便非前日之上寒家與親家那邊結親實是有玷喬五太太

道娘子說那裡話似大人這等嵒嶸也設了昨日老身聽得舍姪

婦與府上做親心中甚喜今日我來會上到明日好厮見月娘道

只是有玷老太太名目喬五太太道娘子是甚話說想朝廷不與

庶民做親哩老身說起來話長如今當今東宮貴妃娘七係老身

親侄女兒西門不眉板大戶試看他父母都沒了止有老身老頭

兒在時曾做世襲指揮使不幸十五歲故了身邊又無兒孫輪着

別門姪男替了手裏沒錢如今倒是做了大戶我這箇姪兒雖是

差沒立身頗得過的日子庶不玷污了門戶語中純是說了一回

吳大妗子對月娘說抱孩子出來與老太太看討上壽如面李

瓶兒慌分付奶子抱了官哥來與太太磕頭喬太太看了誇道好

箇端正的哥即叫過左右連忙把毡包內打開捧過一端宮中

紫閃黃錦段并一副赤金手鐲與哥兒戴月娘連忙下來拜謝了

請去房中換了衣裳須臾前邊捲棚內安放四張桌席擺茶每桌

四十碟都是各樣茶果細巧油酥之類吃了茶月娘就引去後邊

山子花園中遊玩了一回下來那時陳敬濟打聽去吃了午齋回

盪酒上席端的好筵席但見

屏開孔雀橋隱芙蓉盤堆異果奇珍插金花翠葉爐焚獸成

香裊龍涎白玉碟高堆麟脯紫金盞滿貯瓊漿梨園子弟簇捧

着鳳管鸞蕭內院歌姬緊按定銀筆象板進酒佳人雙洛浦分

香侍女兩姝娥正是兩行珠翠列堦前一派笙歌臨坐上

吳月娘與李瓶兒同盪酒堦下戲子鼓樂攢動喬太太與眾親戚

又親與李瓶兒把盞祝壽方八席坐下李桂姐吳銀兒韓玉釧兒

董嬌兒四個唱的在席前唱了一套壽北南山戲子呈上戲文手

本喬五太太分付下來叫做玉月英元夜留鞋記厨役上來獻小

割燒鵝賞了五錢銀子比及割凡五道湯陳三獻戲文四摺下來

三更天

天色已晚堂中花燭流光各樣花灯都點起來錦帶飄七彩繩低
轉一輪明月真是好看從東而起照射堂中灯光掩映樂人又在塔下琵琶
箏簫笙簫笛管吹打了一套灯詞画眉序花月滿香城吹打畢喬
太太和喬大戶娘子叫上戲子賞了兩包一兩銀子四個唱的每
人二錢月娘又在後邊明間內擺設下許多果碟兒留後坐四張
桌子都堆滿了唱的唱彈的彈又吃了一回酒喬太太再三說晚
了要起身月娘衆人款留不住送在大門首又攔門遞酒看放烟
火兩邊街上看的人鱗次蜂排此一回是書中與是奇橋開架一股平安兒同衆排軍執棍攔當
再三還湧擠上來須臾放了一架烟火兩邊人散了喬太太和衆
娘子方纔拜辭月娘等起身上轎去了那時也有三更天氣然後

五兩銀子唱錢打發去了月娘處留心明眼者可知付出來剩下一桌餚饌半鐺

清請傳夥計賁四陳姐夫說他每官事辛苦大家吃鍾酒又照管衆人

就在大所上安放一張桌兒你爹不知多咱纔回于是還殘灯未

盡一部未當下傳夥計賁四敬濟來保上坐來與書童武安平

打橫把酒來斟來保叫平安兒你還娶個人大門首怕一時爹回

没人看門平安道我叫圓童看着哩不妨事於是八個人猜枚飲

酒敬濟道你每休猜枚大驚小怪的惹後邊聽見到不如悄悄行

令要子每人要一句說的出免罰說不出罰一大盃該傳夥計先

說堪笑元宵草物賁四道人生歡樂有幾敬濟道趁此月色灯光

來保道咱且休要辜負來興道纔約嬌兒不在書童道又學大娘

又三更吃
此時記着

第一回書

分付有玉簫玳安道雖然剩酒殘燈是後文平安道也是春風一度為南瓦眾人念畢呵呵笑了正是

飲罷酒闌人散後 不知明日轉花稍

十月十八日

可憐孤跡少人幫萬般
皆是一為奴一朝君餓德去也
各尋衣食走他鄉
懶了十二日底記

第四十四回

大藏壺與偷金作造對章法下象棋與彈琵琶又作造對章
法自生子後至此欲將生子加官後諸事一總以便下二回
卜龜兒用第二番結束也章法之整暇如此

藏壺為玉簫事暗描却是月娘不嚴之罪偷金固是嬌兒事
然夏花復留使家法不行眾婢無所懲創又是月娘引邪人
室之罪蓋夏花以桂姐留桂姐月娘收以為女兒者也夫復
誰尤况桂姐輩月娘常勸西門遠之者也欲其夫遠之而却
親以為女其何以相夫故受桂姐之逆而乃遷怒玳安是亦
福建子誤我之意也欬福建子三字本不在此今傳者以
寫桂姐分明其姑之婢真賍實犯猶有許多雌黃強口奪情

第一回書

可畏如此人情不肯自責又如此

金蓮心事每於憤怒處寫之瓶兒心事既不一言何由寫出故又借銀姐下棋將海枯石爛天長地久不肖之恨輕道出文字之巧如此

直至西門大哭之時下象棋之恨方出又至金蓮撒潑之時下象棋之恨又一出趕至普淨幻化方冤仇如雪潑八湯肉也至幻化之時其報必似有不確者可借哉

第四十四回

避馬房侍女偷金

下象棋佳人消夜

詞曰

尋棋局

有所不敢思所淚目狂支

右滿江紅詞

江舟詞

話說散濟眾人同傳夥計前邊吃酒吳大妗子轎子來了收拾要

家去月娘款留再三說道嫂子再住一夜兒明日去罷吳大妗子

道我連在喬親家那里就是三四日了家裡没人你哥衙裏又有

事不得在家我去罷明日請姑娘眾位好友往我那里坐也晚夕

走百病兒家來月娘道俺們明日只是晚上些去罷吳大妗子

道姑娘早些坐轎子去晚夕同走了來家就是不說畢裝了一盒

子元宵一盒子饅頭叫來安兒送大妗子到家李桂姐等四個都

磕了頭拜辭月娘也要家去月娘道你們慌急的也就要去還等

的娘子
自來自去

是不會
懷子的人
其來去
手親戚
豈是懷子
家之言也此乃
輕罵而不覺
馬也

形景真似初
西門奈何

你爹來家他分付我留下你們只怕他還有話和你們說我是不
敢放你去桂姐道爹去吃酒到多咱晚來家俺們怎等的他娘先
教我和吳銀姐去罷他兩個今日終來俺們住了兩日媽在家裡
不知怎麼盼望月娘道可的就是你媽盼望這一夜兒等不的
李桂姐道娘且是說的好我家裡沒人俺姐又被人家包住了寧
可拿樂器來唱個與娘聽娘放了奴去罷官事正說着只見陳
敬濟走進來交剩下的賞賜說道喬家并各家貼轎賞一錢共使
了十包重三兩還剩下十包在此月娘收了桂姐便道我央及姑
夫你看外邊俺們的轎子來了不曾敬濟道只有他兩個的轎子
你和銀姐的轎子沒來從頭裏不知誰回去了去了桂姐道姑夫你

曾去這不你爹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進來已帶七八分酒了走人
房中正面坐下董嬌兒韓玉釧兒二人向前盞頭西門慶問月娘
道人都散了怎的不教他唱月娘道他們在這裡求着我爹家去
哩西門慶向桂姐說你和銀兒亦發過了節兒去且打發他兩個
去罷月娘道如何我說你們不信恰相我哄你一般那桂姐把臉
兒苦低着不言語西門慶問玳安他兩個轎子在這裡不曾玳安
道只有董嬌兒韓玉釧兒兩頂轎子伺候着哩西門慶道我也不
吃酒了你們拿樂器來唱十段錦兒我聽打發他兩個先去罷當
下四個唱的李桂姐彈琵琶吳銀兒彈箏韓玉釧兒撥阮董嬌兒
打着緊急鼓子一連一個唱十段錦二十八半截兒吳月娘李嬌

白官記清
夏夜光時
打灯笼了
理有重

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在屋裡坐的聽唱唱畢西門慶與了
韓玉釧董嬌兒兩個唱錢拜辭出門留李桂姐吳銀兒兩個這里
歇罷忽聽前邊玳安兒和琴童兒兩個嚷亂簇擁定李嬌兒房裡
夏花兒進來稟西門慶說道小的剛送兩個唱的出去打灯笼往
馬房裡拌草牽馬上槽只見二娘房裡夏花兒躲在馬槽底下說
了小的了一跳不知甚麼緣故小的每問着他又不說西門慶聽見
就出外邊明間穿廊下椅子上坐着一面叫琴童兒把那丫頭揪
着跪下西門慶問他往前邊做甚麼去那丫頭不言語李嬌兒在
傍邊說道我又不使你平白往馬房裡做甚麼去見他慌做一團
西門慶只說了頭要差之情即令小厮搜他身上琴童把他拉倒

去沒見出來

裡不見了的那錠金子原來是你這奴才偷了他說是拾的西門
慶問是那里拾的他又不言語如西門慶心中大怒令琴童往前
邊取搜了來把丫頭搜起來搜的殺猪也是叫搜了半月又敲二
十敲月娘見他有酒了又不敢勸那丫頭挨忍不過方說我在六
娘房裡地下拾的西門慶方命放了搜子又分付與李嬌兒領到
屋裡去明日叫媒人即時與我賣了這奴才正還留着做甚麼李嬌
兒沒的說話便道恁賊奴才誰叫你往前頭去來三不知就出去
了你就拾了他屋裡金子也對我說一聲兒那夏花兒只是哭李
嬌兒道搜死你這奴才纔好哩你還哭西門慶道罷把金子交與
月娘收了就往前邊李嬌兒房裡去了月娘令小玉關上儀門因

乙酉儀門
記

去時已三更
天了

先門出來又
相同在屋內

是你又怎的不
是倚着卷
挾治你老板

聽上怕死
知誰笑話

然也親眷
何說哈

呼王簫問頭裡這丫頭也往前邊去來麼小玉道二娘三娘陪大

姣子娘見兩個往六娘那邊去他也跟了去來誰知他三不知就

偷了這錠金子在手裡頭裡所見娘說爹使小厮買狼筋去了唬

的他要不的在廚房問我狼筋是甚麼教俺每眾人笑道狼筋敢

是狼身上的筋若是那個偷了東西不拿出來把狼筋抽將出來

就纏在那人身上抽攢的手腳兒都在一處他見咱說想必慌了

到晚夕赴唱的出去就要走的情見大門首有人總藏入馬坊裡

不想被小厮又看見了月娘道那里看人去必用婦兒婢映後

賊頭鼠腦的就不是個台孩的且說李嬌兒領夏花兒到房裡李

桂姐甚是說夏花兒你原來是個俊孩子你恁十五六歲也知道

你怎的不望他題一字兒剛纔這等拶了着好麼乾淨俊丫頭常

言道穿青衣抱黑柱你不是他這屋裡人就不管你剛纔這等掠

掣着你你娘臉上有光沒光又說他姑娘你也忒不長俊要是我

怎教他把我房裡丫頭對衆拶恁一頓拶子有不是拉到房裡來

等我打前邊幾房裡丫頭怎的不拶只拶你房裡丫頭不通理一味糊塗

中人你是好欺負的就鼻子口裡沒些氣兒等不到明日真個教

他拉出這丫頭去罷你也就沒句兒說話你不說等我說休教他

領出去教別人笑話你看看孟家的和潘家的兩個就是狐狸一

般你怎闖的他過放過瓶兒映瓶兒手鬆撒漫因叫夏花兒過來問他你出去

不出去那丫頭道我不出去桂姐道你不去今後要貼你娘的

不出去那丫頭道我不出去桂姐道你不去今後要貼你娘的

不出去那丫頭道我不出去桂姐道你不去今後要貼你娘的

不出去那丫頭道我不出去桂姐道你不去今後要貼你娘的

所以
漢
非
不
誠

長漢作賊金
商之志也

已關了儀門

西門從河家

到前邊吟

又姓美銀

多道理

天玉

孫家皆喜

也

主同款

氣也可

西門

哭時日想

而子日想

門連之

子日未

此樣女兒也

第一回書

五

心凡事要你和他一心一計不拘拿了甚麼交付與他偷其也似
元宵一般抬舉你那夏花兒說姐分付我知道了按下這里教唆
夏花兒不題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李瓶兒房裡只見李瓶兒和
吳銀兒炕上做一處坐的心中就要脫衣去睡李瓶兒道銀姐在
這里沒地方兒安插你且過一家兒罷西門慶道怎的沒地方兒
你娘兒兩個在旁邊等我在當中睡就是李瓶兒便聽他一眼兒
道你就說下道兒去了西門慶道我如今在那里睡李瓶兒道你
過六姐那邊去睡一夜罷西門慶坐了一回起身說道也罷也罷
省的我打攪你娘兒們我過那邊屋裡睡去罷于是一直走過金
蓮這邊來金蓮所見西門慶進房來天上落下來一般向前與他

去其寵瓶兒冷金蓮自見

銀兒兩個燈下放炕桌兒擺下棋子對坐下象棋兒與彈琵琶作映分付

迎春拿個菓盒兒把甜金華酒篩一盞兒來我和銀姐吃因問銀

姐你吃飯教他盛飯來你吃吳銀兒道娘我不餓休叫姐盛來李

瓶兒道也罷銀姐不吃飯你拿個盒盤兒我陳粧裡有菓餡餅兒

拾四個兒來與銀姐吃罷須臾迎春都拿了放在傍邊李瓶兒與

吳銀兒下了三盤棋篩上酒來拿銀鍾兒兩個共飲吳銀兒叫迎

春姐你遙過琵琶來我唱個曲兒與娘聽李瓶兒道姐也不唱罷

小大官兒睡着了掩映雪夜琵琶他爹那邊又聽着教他說唱擲骰子要罷于

是教迎春遙過色盆來兩個擲骰兒賭酒為樂擲了一回吳銀兒

因叫迎春姐你那邊屋裡請過你媽兒來教他吃鍾酒兒迎春道

第一回書 四十四回

他接着哥兒在那邊炕上睡哩李瓶兒道教他接着孩子睡罷拿

一甌子酒送與他吃就是了你不知俺這小大官好不伶俐人只

離開他就醒了有一日兒在我這邊炕上睡他爹這裡畧動一動

兒就睜開眼醒了恰似知道的一般補出却為後文教奶子抱了

去那邊屋裡只是哭只要我樓着他吳銀兒笑道娘有了哥兒和

爹自在覺兒也不得睡一個兒爹幾日來這屋裡走一遭兒李瓶

兒道他也不論遇着一遭也不可知兩遭也不可知是熟語常進

屋裡為這孩子來看不打緊教人把肚子也氣破了將他爹和這

孩子背地咒的白湛的我是不消說的只與人家蟄舌眼誰知

他有甚麼大閒事寧可他不管我這里還好第二日教人眉兒眼

早是你看着就有人氣不慎在後邊調白你大娘說拿金子進我

屋裡來怎的不見了落後不想是你二娘屋裡了頭和奶子老馮馮媽

個青紅皂白來不然綁着鬼只是俺屋裡了頭和奶子老馮馮媽

媽急的那哭只要尋死說道若沒有這金子我也不回家去後見

有了金子那咱纔打了燈家去了吳銀兒道娘也罷你看爹的面

上你守着哥兒慢七過到那里是那里論起後頭大娘沒甚言語

也罷了倒只是別人見娘子生了哥兒未免都有些兒氣爹他處

家有些主就好李瓶兒道若不是你爹和你大娘看戲這孩子也

活不到如今尚有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不覺坐到三更天氣

方纔歇宿正是

月是同胞氣同類

西門店家如此

四十四回

得意客來情不厭

知心人到話相投

作也雖於西門然每於此守安常不
牙厚之乎此此也乃暗中
自有字數不容人空於其教而不

道也

少天道也

卷四十五回

自黃四等還金後至此文送桌面時已隔無限文字却倒序
伯爵與黃李二人趕到相會之說似屬脫節上文看他只用
正值西門在前廳打發桌面一語接人便使一枝筆如兩邊
一齊寫來無一邊少停一筆不寫文章雙寫之能純史公作
意之法被他學熟偷來也

筭利以金是欲以金子動之也即以金子轉筭又說之是又
以銀子說之也人情以貪而吞餌伯爵豈能欺人哉人自受
欺耳

一部內凡數書伯爵開目如簪花飲酒等情幫嫖追歡等事
皆是以色動人後文山洞隔花口急處等處又是因其喜怒

而吮膝之如此回勸當銅鑼方是特書以財而趨奉之也究之其凡趨奉處皆以財而此則以他人之財奉承之以足李智黃三之意蓋前此西門未提刑可以嫖則惟以嫖誘之此後西門雖有時而嫖然寔不敢嫖故以戲悅之此回乃西門官與正新財念方濃之時故即以財勢鼓惑之寫趨附小人真寫盡了也

內中一路寫桂姐有三官處情事如面必如此隱隱約約預藏許多情事至後文一擊首尾皆動此文字長蛇陣法也寫銀姐與瓶兒一對無事乾母子如面月娘與桂姐一對有心的又如面

衣即是得龍而心悲欲借銀如無消遣閒情之入也

拂月娘而即散銀兒至瓶兒死而終合也世之居權貴以自驕與同輩多榮窮者其各有趨附之人當亦如是也此處所當之鑼乃于瓶兒死同穴長禮內映出真令人熱腸冰冷

屏風者瓶兒也一解衣銀姐則為銀瓶故老馮之踪跡與瓶兒疎而不合矣李三黃四還金日已寓不久之意至此又一番透漏瓶沉消息也

第四十五回上題不對應伯爵討有何歡乎

應伯爵歡當銅鑼

李瓶兒解衣銀姐

詞曰當銅鑼與何閑於伯爵哈

文為不
合成文
批世一為
對之
各不知
以者
美

徘徊相期酒會三千朱履十二金釵。俗熙熙下車成宴
盡春臺好雍容東山妓女堪笑娛北海樽罍且追陪鳳池
歸去那更重來

右玉蝴蝶後

話說西門慶因放假沒往衙門裡去。早辰起來前廳看看差戥安
送兩張桌面與喬家去一張與喬五太太一張與喬大戶娘子俱
有高頂方塘時新樹菓之類。喬五太太賞了兩方手帕三錢銀子。
喬大戶娘子是一疋青絹俱不必細說。原來應伯爵自從與西門
慶作別趕到黃四家。一脈直黃四又早寢中封上十兩銀子謝他。
大官人分付教俺過節去。口氣只是擣那五百兩銀子文書的情

如這裡借着衙門中勢力兒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照後如今我
筭再借出五十個銀子來把一千兩合同就是每月也好認利錢。
應伯爵聽了低了低頭兒說道不打緊。假若我替你說成了你夥
計六人怎生謝我。黃四道我對李三說夥中每送五兩銀子與你
伯爵道休說五兩的話要我手段五兩銀子要不了你的。我只消
一言替你每巧一巧兒就在裡頭了。今日俺房下往他家吃酒。我
且不去。明日他請俺們晚夕賞燈。你兩個明日絕早買四樣好下
飯。每看上一鐺金華酒。與王婆一樣手段然則不要叫唱的他家
裡有李桂兒吳銀兒還沒去哩。你院裏叫上六個吹打的等我領
着送了去。他就要請你兩個坐。我在傍邊只消一言半句管交就

替你說成了，找出五百兩銀子來，共換一千兩文書。一個月滿，便認他三十兩銀子。那裡不去了？只當你包了一個多月老婆了。常言道：秀才無假漆，無真進錢糧之時，府裡頭多放些木頭蠟，裡頭多搵些柏油，那裡查帳去？不圖打魚只圖混水，借着他這名聲兒，纔好行事。勢利相依而行。於是計議已定。到次日，李三黃四果然買了酒禮，伯爵領着兩個小廝，拈送到西門慶家來。西門慶正在前廳打發桌面，一語又接入正文。只見伯爵來到，作了揖，道：「及昨日房下在這裡打攪回家，晚了。」西門慶道：「我昨日周南軒那裡吃酒回家，也有一更天氣，也不會見的新親。」成老早就去了。今早衙門中放假，也沒去說畢，坐下。伯爵就喚李錦，寫生處往在此，你把禮擡進儀門一

你大恩曾問過甚麼？

向前磕頭。西門慶道：「你們又送這禮來做甚麼？我也不好受的。還教他抬回去。」伯爵道：「哥，你不受他的，這一抬出去，就醜死了。他還要叫唱的來伏侍，是我阻住他了。只叫了六名吹打的，在外邊伺候。」西門慶向伯爵道：「他既叫將來了，莫不又打發他，不如請他兩個來坐坐罷。」伯爵得不得的一聲兒，即叫過李錦來分付：「到家對你爹說，老爹收了禮了。這裡不着人請去了。叫你爹同黃四爹早來這裡坐坐。」那李錦應諾了去，須臾收進禮去，令玳安封二錢銀子賞他磕頭去了。六名吹打的下邊伺候。少頃，幕童兒擎茶來。西門慶陪伯爵吃了茶，就讓伯爵西廂房裡坐。因問伯爵：「你今日沒會謝子？」純伯爵道：「我早辰起來時，李三就到我那裡，看着打發了禮。」

來誰得閒去會他西門慶即使基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不一時書童兒放桌兒擺飯兩個同吃了飯收了家伙去西門慶就與伯爵兩個賭酒兒打雙陸伯爵趁謝希大未來乘先問西門慶道哥明日我與李智黃四多少銀子西門慶道把舊文書收了另換五百兩銀子文書就是了伯爵道這等也罷了哥你不如找足了一千兩到明日也好認利錢我又一句話那金子你用不着還等一百五十兩與他再找不多兒了即其意而說之故安西門慶聽罷道你也說是我明日再找三百五十兩與他罷放一千兩銀子文書就是了省的金子放在家也只是閒着兩個正打雙陸忽見玳安兒來說道賁四孳了一座大螺蛳大理石屏風兩架銅鑼銅鼓連錦兒說

門慶與伯爵丟下雙陸走出來看原來是三尺闊五尺高可桌案的螺蛳描金大理石屏風端的黑白分明伯爵觀了一回悄與西門慶道哥你仔細瞧恰好似蹲着個鎮宅獅子一般兩個銅鑼銅鼓都是彩畫金粧雕刻雲頭十分齊整在旁一力攏撥說道哥該當下他的休說兩架銅鼓只一架屏風五十兩銀子還沒處尋去西門慶道不知他明日贖不贖伯爵道沒的說贖甚麼下坡車兒營生及到三年過來七本八利相等西門慶道也罷教你姐夫前邊歸子裡兌三十兩與他罷剛打發去了西門慶把屏風拂抹乾淨安在大廳正面左右看視金碧彩霞交輝六字寫盡屏風因問吹打樂工吃了飯不會琴童道在下邊吃飯畢西門慶道叫他吃了飯來

吹打一回我聽于是廳內拍打出大鼓來穿廊下邊一帶安放銅鑼

八字寫

正吹打着只見

銅鼓吹打起來端的聲震雲霄韻驚魚鳥

棋童兒請謝希大到了進來與二人唱了喏西門慶道謝子純你

過來估上這座屏風兒值多少價謝希大近前觀看了半日口裡

只顧誇獎不已說道哥你這屏風買得巧也得一百兩銀子少也

他不肯伯爵道你看連這外邊兩架銅鑼銅鼓帶鐺兒通共與

了三十兩銀子那謝希大拍着手兒叫道我的南無耶那

兒利兒休說屏風三十兩銀子還攪給不起這兩架銅鑼銅鼓來

你看這兩座架子做的這工夫殊紅彩漆都照依官司裡的樣範

少說也有四十觔响鈺該值多少銀子

又于希大怪不的一物一

兩個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又不好受你的那李智黃四慌的說

道小人惶恐微物胡亂與老爹賞人罷了蒙老爹呼喚不敢不來

于是搬過座兒來打橫坐了須臾小廝盡童兒拏了五盞茶上來

眾人吃了少頃耽安走上來請問爹在那里放桌兒西門慶道就

在這裡坐罷于是耽安與盡童兩個抬了一張八仙桌兒騎着火

盆安放伯爵希大居上西門慶主位李智黃四兩邊打橫坐了須

臾拏上春藥按酒大盤大碗湯飯點心各樣下飯酒泛羊羔湯浮

桃浪樂工都在窗內吹打西門慶叫了吳銀兒席上遙酒這裡前

寸雲作此
過此公
忍字之教

有供唱的媒
敢如此這
成个什麼
子直成了
戚樣兒也

以爹娘呼之
時所行的何
之理

個悄上說。半日話。三官情事俱竟到上房告辭要回家去。月娘再三留他道：「俺每如今便都往吳大妗子家去，連你每也帶了去。你越發晚了，從他那裡起身，也不用轎子，伴俺每走百病兒，就往家去便了。」桂姐道：「娘不知我家裡無人，俺姐又不在家，有我五姨媽那裡，又請了許多人來做盒子會，不知怎麼盼我昨日等了。我一日他不急時，不使將保兒來接我。」三官情事如面若是閑常日子，隨娘留我幾日，我也住了。月娘見他不肯，一面教玉簫將他那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元宵，一盒白糖薄脆，交與保兒，撥着又與桂姐一兩銀子，打發他回去。映乾這桂姐先辭月娘眾人，然後他姑娘送他到前邊，叫畫童替他抱了毡包，竟來書房門首，敘玳安請出西門慶道：「他今日纔家去。」一面走出前邊來。李桂姐與西門慶慍了四個頭，就道：「打攬爹娘這裡。」西門慶道：「你明日家去罷。」桂姐道：「家裡無人，媽使保兒拿轎子來接了。」又道：「又道却是特我還有一生事對爹說，俺姑娘房裡那孩子休要領出去罷。」俺姑娘昨日晚夕又打了他幾下，說起來那小裡也不知道甚麼，吃我說了他幾句，從今改了他，說再不敢了，不爭打發他出去。大節間俺姑娘房中沒個人使，他心裡不急麼？自古木杓火杖兒短，強如手撥刺。爹好友看我分上，留下這丫頭罷。」西門慶道：「既是你恁說，留下這奴才罷。」就分付玳安：「你去後邊對你大娘說，休要叫媒人去了。」玳安見畫童兒抱着桂姐毡包，說道：「拿桂姨毡包，等我抱着。」教畫童兒

事及非情

之外月報

何如收抵

一層今今不

以故

此身揚家氣

利之害有如

子輕財乎重

牙難以此

變萬

之神

德形身

民若知

王道均

尊

自

溫

溫

後邊說去罷。那畫童應諾一直往後邊去了。桂姐與西門慶說

畢又到窗子前叫道：「應花子，我不拜你了，智娘家去。」伯爵道：「拉回

賊小淫婦兒來，休放他去了。」叫他且唱一套兒，與我聽。」桂姐

道：「等你娘閒了，唱與你聽。」伯爵道：「恁大白日就家去了，便益了賊

小淫婦兒了。」拔到黑還接好幾個漢子。桂姐道：「汗邪了，你這花子

一面笑了出去。」玳安跟着打發他上轎去了。西門慶與桂姐說了

話，就後邊更衣去了。應伯爵向謝希大說：「李家桂兒這小淫婦兒，

就是個真脫牢的強盜，越發賊的疼人子。恁個大節，他肯只顧在

人家住着，保子來叫他又不知家裡有甚麼人兒等着他哩。」謝希

大道：「你好猜情。」向伯爵耳邊如此這般說來數句，不說明妙是

他一遮一口兒吃酒，說道：「是我這乾女兒又溫來，又軟軟強如李

家狗不要的。」小淫婦兒一百倍了。吳銀兒笑道：「二爹好罵，說一個

就一個，百個就百個，一般一方之地，也有管有愚，可兒一個就

比一個來。」俺桂姐沒惱着，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問賊狗才單骨

只六說白道的。」伯爵道：「你休管他，等我守着乾女兒過日子。」

乾女兒過來，一路稱乾女兒，拿琵琶且先唱個兒。我聽這吳銀兒

不忙不慌，輕舒玉指，款跨鯨鯨，把琵琶橫于膝上，低低唱了一回

柳搖金，伯爵吃過酒，又進謝希大。吳銀兒又唱了一套。這裡吳銀兒

纔待使他叫老馮來領夏花兒出去盡童便道爹使小的對大娘說教且不要領他出去罷了月娘道你爹教賣他怎的又不賣他了你實說是誰對你爹說教休要領他出去盡童兒道剛纔小的抱着桂姨毡包桂姨臨去對爹說央及留下了將就使罷爹使玳安進來對娘說玳安不進來使小的進來他就奪過毡包送桂姐去了這月娘听了就有幾分惱在心中罵玳安道恁賊兩頭獻勤欺主的奴才噯道頭裡使他叫媒人他就說道爹叫領出去原來都是他弄鬼如今又幹辦着送他去了住同等他進來和他答話正說着只見吳銀兒前邊唱了進來月娘對他說你家蠟梅接你來了李家桂兒家去了你莫不也要家去了罷吳銀兒道娘既

銀兒道既沒事你來接我怎的你家去罷

沒事人如書娘留下我

晚夕還同眾娘們往姑奶七家走百病兒去我那裡回來纔往家去哩說罷蠟梅就要走月娘道你叫他回來打發他吃些甚麼兒吳銀兒道你大奶七賞你東西吃哩等着就把衣裳包了帶了家去對媽七說休教轎子來晚夕我走了家去因問吳惠怎的不來蠟梅道他在家裡害眼哩月娘分付玉簫領蠟梅到後邊拿下兩碗肉一盤子饅頭一甌子酒打發他吃又拿他原來的盒子裝了一盒元宵一盒細茶食回與他拿去原來吳銀兒的衣裳包兒放在李瓶兒房裡李瓶兒早尋下一套上色織金段子衣服兩方銷金汗巾兒一兩銀子安放在他毡包內與他那吳銀兒喜孜孜辭

道娘我不要這衣服罷又笑嘻嘻這寔和娘說我沒個白襖兒穿
娘收了這段子衣服不拘娘的甚麼舊白綾襖兒與我一件兒穿
罷李瓶兒道我的白襖兒寬大你怎的穿叫迎春拿鑰匙大櫥櫃
裡拏一疋整白綾來與銀姐對你媽說教裁縫替你裁兩件好襖
兒因問你要花的要素的吳銀兒道娘我要素的罷番襯着比甲
兒好穿笑嘻嘻向迎春說道又起動姐往樓上走一遭明日我沒
甚麼孝順只見唱曲兒與姐上聽罷了須臾迎春從樓上取了一
疋松江開機尖素白綾下號兒寫着重三十八兩遞與吳銀兒銀
兒連忙與李瓶兒磕了四個頭起來又深上拜了迎春八拜李瓶
兒道銀姐你把這段子衣服還包了去早晚做酒衣兒穿吳銀兒

這等我纔喜歡

已與桂姐離矣
小人之交如此

休學李桂兒那等驕張致昨日和

今早只相臥不住虎子一般留不住的只要家去可兒家裡就
忙的恁樣兒連唱也不用心唱了見他家人來接飯也不吃就去
了銀姐你快休學他吳銀兒道好娘這裡一個爹娘宅裡是那個
去處就有虛實放着別處使敢在這裡使桂姐年幼他不知事俺
娘休要惱他正說着只見吳大妗子家使了小廝來定兒來請說
道俺娘上覆三姑娘好友同衆位娘并桂姐銀姐請早些過去罷
又請雪姑娘也走上月娘道你到家對你娘說俺們如此便收拾
去二娘害腿疼不去他在家看家了你姑夫今日前邊有人吃酒
家裡没人後邊姐也不去李桂姐家去了連大姐銀姐和我們六

位去你家少費心。整治甚麼俺們坐一回。晚上就來因問來定兒。你家叫了誰在那裡唱來。定兒道是郁大姐說畢。來定兒先去了。月娘一面同王樓、金蓮、李瓶兒、大姐并吳銀兒對西門慶說了。分付奶子在家看哥兒。都穿戴收拾。共六頂轎子起身。派定玳安兒、棋童兒來安兒三個小廝四個排軍跟轎往吳大妗子家來。正是
萬戶風光吹落也
千門燈火夜沉也

第四十六回
此回自吳神仙後又是一番結果也。二十九回以上雖講財。却單講色。四十六回以上至三十回以下雖亦講色。却單講財。故王六兒財中之色也。

上半部凡言六月內事。接連兩個月。都在六月。如玉樓以六月娶瓶兒。亦以六月密約。應分明處。却不分明的妙。此處言正月內事。接連自初九日寫至十六日。一日有一日的事。却令人捱看不覺。其板重不必分明處。却甚分明。

玳安小玉是一部結果。承繼西門員外達之人也。此處以下龜結束眾人。却先點小玉玳安之私。并以眾了鬻觀春梅之氣骨。總是此回乃結上起下之文也。要皮襖。乃月娘金蓮終

離之由却已於此處安根。必用皮襖蓋欲于後文既曰顧既死之瓶兒。又掩映方張之如意。總收八月娘金蓮文中。再從王六兒處。插入串二姐。挽合春梅。總欲於此番一開。將衆人都合攏來。死者生者一齊開交。特與翡翠軒四人一合。寫作映而已。于此處安根針線之妙。乃在一皮襖與金扇明珠一棟章法也。

卜龜兒止月娘玉樓瓶兒三人。而金蓮之結果却用自已說出。明上是其後事。一毫不差。而看者止見其閒話。又照管上文神仙之相合成一片。至于春梅乃用迎春等三人同時一觀。其獨出之致。前程若龜鑑文字。一如此否則一齊

妙在與神仙是相士之計。移彼處不得

姬之話移彼處不得

此處篇首偏又找一烟火文字周匝之甚

請四丫鬟不用王六兒。却用賁四嫂。百忙裡又爲賁四嫂安

線也

第四十六回

元夜遊行遇雪雨

妻妾戲笑卜龜兒

詞曰

小市東門欲雪天。衆中依約見神仙。蓋黃香細帖金蟬

此一回總是伏線文字

飲散黃昏人草上。醉客無語立門前。馬嘶塵哄一街烟

右調浪淘沙

話說西門慶那日打發吳月娘家人往吳大妗子家吃酒去了。走
一句李智黃四約坐到黃昏時分就告辭起身伯爵趕送出去如
在此這般告訴我已替二公說了准在明日還我五百兩銀子那李
智黃四向伯爵打了恭又打恭去了伯爵復到廂房中和謝希大
陪西門慶飲酒只見李銘掀簾子進來伯爵看見便道李日新來
了李銘扒在地下磕頭西門慶問道吳惠怎的不來李銘道吳惠
今日東平府官身也沒去在家裡害眼小的叫了王柱來了便叫
王柱進來與爹磕頭那王柱掀簾進入房裡朝上磕了頭與李銘
站立在旁伯爵道你家桂姐剛纔家去了你不知道李銘道小的
官身到家洗了洗臉就來了並不知道伯爵曰西門慶說他兩個

書童取過一個托盤來桌上掉了兩碟下飯一碟少辛肉遞與

銘等拿了飯來你每拏兩碗在這明間吃罷說書童兒我那傻孩

子常言道以下又恐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你不知他這行人故

雖是當院出身小優兒比樂工不同一槩看待也罷了顯的說你

我不幫襯了你是書童總之一人不收傷一語少被西門慶向伯

爵頭上打了一下笑罵道怪不的你這狗才行計中人只護行計

中人又知這當差的甘苦伯爵道傻孩兒你知道甚麼你空做子

弟一場連惜玉憐香四個字你還不曉的粉頭小優兒如同鮮花

一般你惜憐他越發有精神你但折到他敢就八声甘州慙上瘦

損難以存活又照管書童却暗為西門慶笑道還是我的兒曉的

道理那李銘王桂須臾吃了飯應伯爵叫過來分付你兩個會唱
○此○二○書○之○權○鑑○也○
雪月風花共裁剪不會李銘道此是黃鐘小的每唱的于是王桂
彈琵琶李銘弄箏頓開喉音唱了一套唱完了看晚來正是

金烏漸落西山

玉兔看月上書闌

佳人欵欵來傳報

月透紗窗衣枕寒

西門慶命收了家火使人請傅夥計韓道國雲主管賁四陳敬濟
大門首用一架圍屏安放兩張桌席懸掛兩盞羊角燈擺設酒筵
堆集許多春菜菓盆各樣餚饌西門慶與伯爵希大都是一帶上面
坐了夥計主管兩旁打橫大門首兩邊一邊十二盞金蓮燈還有
一座小烟火烟火煙火西門慶分付等堂客來家時放先是六個樂工

莫敢仰視西門慶帶忠靖冠絲絨鶴氅白綾襖子玳安與平安兩
個一遞一桶放花兒兩名排軍執攬杆攔擋閑人不許向前擁擠
不一時碧天雲靜一輪皓月東升之時街上遊人十分熱鬧但見
戶上鳴鑼擊鼓家上品竹彈絲遊人隊上踏歌來士女翩跹垂
舞調簫山結絲巍峩百尺轟晴雲鳳禁縹香縹緲千層籠綺隊
閑庭內外澄上宝月光輝畫閣高低燦上花燈照耀三市六街
人鬧熱鳳城佳節賞元宵

且說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小玉衆人見月娘不在聽見大門首次
打銅鼓彈唱又放烟火都打扮着走來在圍屏後扮着望外瞧書
童兒和畫童兒兩個在圍屏後火盆上篩酒原來玉簫和書童舊

有私情兩個常時戲狎又點兩個因按在一處奪瓜子兒磕不防

火盆上坐着一錫瓶酒推倒了那火烘上望上騰起來滿了一地

灰起去那玉簫還只顧嘻笑西門無家被西門慶聽見使了玳安

兒來問是誰笑怎的這等灰起法可笑那日春梅穿着新白綾襖子大紅

遍地金比甲正坐在一張椅兒上看見他兩個推倒了酒就揚聲

罵玉簫道好個淫浪的淫婦見了漢子就邪的不知怎麼樣兒的

了只當兩箇把酒推倒了纔罷了都還嘻上哈上不知笑的是甚

麼把火也滿死了平白落人恁一頭灰寫春梅玉簫見他罵起來說

的不敢言語往後走了寫春梅慌的書童兒走上去回說小的火盆

上篩酒來扒倒了錫瓶裡酒了西門慶听了便不問其長短就罷

春梅玉簫迎春蘭香四箇是西門慶財身之寶

下安排了許多菜蔬菓品使了他女孩兒長兒來要請他四箇去

他家裡坐七衆人領了來見李嬌兒李嬌兒說我灯草拐杖做不

得主你还請問你爹去問雪娥雪娥亦發不敢承攬只等換到掌

灯已後賁四娘子又使了長子來邀四人蘭香推玉簫玉簫推迎

春迎春推春梅要會齊了轉央李嬌兒和一。難。處。如。玉。樓。一。哭。悲。如。日。娘。不。知。一。擲。包。正。西門慶說放他去那春

梅坐着紋絲兒也不動反罵玉簫等都是那沒見食面的行貨子

從沒見酒席也聞些氣兒來我就去不成也不到央及他家去一

箇七鬼攪搭的也似不知忙些甚麼教我半箇眼兒看的上寫春

那迎春玉簫蘭香都穿上衣裳打扮的齊七整七出來又不敢去

這春梅又只顧坐着不動身書童見賁四嫂又使了長兒來邀說

道我揀着爹罵兩句也罷等我上去替姐每稟去去快玉一直走

到西門慶身邊附耳說道賁四嫂家大節間要請姐每坐上姐教

我來稟問爹去不去西門慶听了分付教你姐每收拾去早些來

家裡没人這書童連忙走下來說道還虧我到上頭一言就准了

教你姐快收拾去早些來那春梅纔慢上往房裡勻施脂粉去了

不一時四箇都一答兒裡出門書童扯圍屏掩過半邊來遮着過

去一絲到了賁四家賁四娘子見了如同天上落下來的一般迎

接進屋裡頂榻上點着綉毬紗灯一張桌兒上整齊餚菜赶着春

梅叫大姑迎春叫二姑玉簫是三姑蘭香是四姑都見過禮又請

過韓回子娘子來相陪春梅迎春上坐玉簫蘭香對席賁四嫂與

過韓回子娘子來相陪春梅迎春上坐玉簫蘭香對席賁四嫂與

邊拿土玫瑰元宵來眾人拿起來同吃端的香甜美味入口而化

甚應佳節又插一筆李銘王桂席前拿樂器接着彈唱此詞端的

聲韻悠揚疾徐合節這裡彈唱飲酒不題且說武安與陳敬濟袖

着許多花炮又叫兩個排軍拿着兩個灯笼竟往吳大妗子家來

按月娘眾人正在閒飲酒見了陳敬濟來教二舅和姐夫房裡

坐你大舅今日不在家衛裡看着造冊哩一面放桌兒拿春盛點

心酒菜上來陪敬濟武安走到上邊對月娘說爹使小的來接娘

每來了請娘早些家去恐晚夕人亂和姐夫一答兒來了月娘因

頭裡惱他就一聲兒沒言語答他吳大妗子便叫來安兒拿些兒

甚麼與武安兒吃來定兒道酒肉湯飯都前頭擺下了吳月娘道

忙怎的，那裡纔來乍到，就與他吃教他前邊站着，我每就起身吳大姑子道：三姑娘慌怎的？上門兒，恁人家大節下，姊妹間衆位開懷大坐，也見左右家裡有他二娘和他姐，在家裡怕怎的？老早就要家去，是別人家，又是一說，因叫郁大姐你唱箇好曲兒，伏侍他衆位娘。孟玉樓道：他六娘好不惱他，理說你不與他做生日。郁大姐連忙下席來，與李瓶兒磕了四箇頭。寫罷說道：自從與五娘做了生日，家去就不好起來。昨日姑奶奶這裡接我，教我纔收拾，聞閣了來，若好時，怎的不與你老人家磕頭？金蓮道：郁大姐，你六娘不自在哩。你唱箇好的與他听，他就不惱你了。那三姑子在旁只是笑，不做聲。郁大姐道：不打緊，拿琵琶過來，等我唱大姑子叫吳

一江風正唱着，月娘便道：怎的這一回子，恁涼涼的起來？來安兒在旁說道：外邊天寒，下雪哩。孟玉樓道：姐，你身上穿的不單薄，我倒帶了箇綿披襖子來了。咱這一回夜深不冷麼？月娘道：既是下雪，叫箇小縣家裡取皮襖來。咱每穿，那來安連忙走下來，對玳安說：娘分付叫人家去取娘們皮襖哩。那玳安便叫琴童兒你取去罷。等我在這裡伺候。那琴童也不問，一直家去了。少頃，月娘想起金蓮沒皮襖，因問來安兒：誰取皮襖去了？來安道：琴童取去了。月娘道：也不問我就去了。玉樓道：剛纔短了一句話，不該教他拿俺每的。他五娘沒皮襖，只取姐的來罷。月娘道：怎的沒有還有當的人家一件皮襖？取來與六娘穿就是了。因問玳安那奴才

蓮來
門家

四十六回

教友家不
於嘴講
秋豈止也
俗人輩况
揭優難後
大夥談笑
拘欄也水
他國以心
作女子此
名堂淺哉

長久後還贖的去了月娘道這皮襖倒不是當的是李智少十六
兩銀子准折的富的王招宣府裡那件皮襖與李嬌兒穿了因分
付玳安皮襖在大櫥裡叫玉簫尋與你就把大姐的皮襖也帶了
來玳安把嘴谷都走出來陳敬濟問道你到那去玳安道精是擡
氣的營生一遍生活兩遍做這咱晚又往家裡跑一遭逕走到家
西門慶還在大門首吃酒傅夥計雲主管都去了還有應伯爵謝
希大韓道國賁四眾人吃酒未去便問玳安你娘們來了玳安道
沒來使小的取皮襖來了說畢便往後走先是琴童到家上房裡
尋玉簫要皮襖小玉坐在炕上正沒好氣說道四箇淫婦今日都
在賁四老婆家吃酒哩我不知道皮襖放在那裡往他家問他要

長切尊卑

嫌俺小家兒人家整治的不好吃也怎的春梅道四嫂俺每酒勾
了賁四嫂道耶樂沒的說怎的這等上門兒怪人家又叫韓回了
老婆你是我的切隣就如副東一樣三姑四姑跟前酒你也替我
勸七兒怎的单板着像客一般又叫長姐篩酒來斟與三姑吃你
四姑鍾兒淺斟些兒罷蘭香道我自來吃不的賁四嫂道你姐兒
們今日受餓沒甚麼可口的菜兒管待休要哄話今日要叫了先
生來唱與娘上們下酒又恐怕爹那裡听着淺房淺屋說不的俺
小家兒人家的苦說着琴童兒敲了敲門眾人都不言語了長兒
問是誰琴童道是我尋姐說話一面開了門那琴童入來玉簫便
問娘來了那琴童看着待美半日不言語玉簫道恁雌牙的誰與

小兒女均是
牙狗肉光
語多戲延
獨院不肯
此難堪也
子都不
入小滿時
作女以不
件至此

你雌牙問着不言語琴童道娘每還在於子家吃酒哩見天陰下
雪使我來家取皮襖來都教包了去哩玉簫道皮襖在描金箱子
裡不是叶小玉拿與你琴童道小玉說教我來問你要玉簫道你
信那小淫婦兒他不知道怎的映小春梅道你每有皮襖的都打
發與他俺娘沒皮襖只我不動身蘭香對琴童你三娘皮襖問小
鴛要迎春便向腰裡拿鑰匙與琴童兒各各教綉春開裡間門拿
與你琴童兒走到後邊上房小玉和玉樓房中小鴛都包了皮襖
交與他正拿着往外走遇見玳安問道你來家做甚麼玳安道你
還說哩為你來了平白教大娘罵了我一頓好的又使我來取五
娘的皮襖來琴童道我如今取六娘的皮襖去也玳安道你取了

子兒見了玳安問道你也來了有情語開玳安道你又說哩受了

一肚子氣在這裡娘說我遺將兒因為五娘沒皮襖又教我來說

大櫥裡有李三淮折的一領皮襖教拿去哩小玉道玉簫拿了裡

間門上鑰匙都在賁四家吃酒哩教他來拿玳安道琴童往六娘

房裡去取皮襖便來也教他叫去我且歇七腿兒拷七火兒着要

使那小玉便讓炕頭兒與他並肩相挨着向火小玉道盞裡有酒

篩盞子你吃玳安道可知好哩看你下顛小玉下來把酒坐在火

上抽開抽替拿了一碟子腊鴨肉篩酒與他無人處兩個就樓着

啞舌親嘴此處為寫正吃着酒只見琴童兒進來玳安讓他吃了

一盞子便使他叫玉簫姐來拿皮襖與五娘穿那琴童抱貼包放

子大小到有

下走到賁四家叫玉簫玉簫罵道賊囚根子又來做甚麼又不來
省却幾多文字通與鑰匙教小玉開門那小玉開了裡間房門取
却一語皆出通與鑰匙教小玉開門那小玉開了裡間房門取
了一把鑰匙通了半日白通不開琴童兒又往賁四家問去那玉
簫道不是那箇鑰匙娘櫥裡鑰匙在床褥子座下哩此處又省學
處當小玉又罵道那淫婦表子釘在人家不來兩頭來回只教使
細讀小玉又罵道那淫婦表子釘在人家不來兩頭來回只教使
我及開了櫥裡又沒皮襖琴童兒來回走的抱怨道就死也死三
日三夜又撞着怎瘟死鬼小奶兒見們把人魂也走出了如向抵
安道你說此回去又惹的娘罵不說屋裡只恁俺們走去又對玉
簫說裡間娘櫥裡尋沒有皮襖玉簫想了想笑道我也忘記在外
間大櫥裡到後邊又只三字又被小玉罵道淫婦吃那野漢子搗

搗了皮襖在這裡到後邊一面取出來將皮襖包了連大姐皮

才你說同了都不來罷了那玳安不敢言語琴童道娘的皮襖都
有了等着姐又尋這件青鑲皮襖于是打開取出來吳大妗子灯
下觀看說道好一件皮襖五娘你怎的說他不好說是黃狗皮那
裡有恁黃狗皮與我一件穿也罷了月娘道新上的皮襖兒只是
面前歇胸舊了些兒到明日從新換兩個遍地金歇胸就好了孟
玉樓拿過來與金蓮戲道我兒你過來你穿上這黃狗皮娘與你
試上看好不好金蓮道有本事到明日問漢子要一件穿也不挂
的平白拾人家舊皮襖披在身上做甚麼不啻月玉樓戲道好個
不認業的人家有這一件皮襖穿在身上念佛于是替他穿上見
寬七大小金蓮終不言語當下月娘與玉樓瓶兒俱是貂鼠皮襖

都穿在身上拜辭吳大姑子二姑子起身月娘與了郁大姐一包
二錢銀子吳銀兒道我這裡就辭了姑子列位娘磕了頭罷當下
吳大姑子與了一封銀花兒月娘與李瓶兒每人袖中拿出一面
銀子與他桂姐乾替別人認了乾娘也磕頭謝了吳大姑子同二姑子鄭三姐
都還要送月娘眾人因見天氣落雪月娘阻回去了琴童道頭裡
下的還是雪這回沾在身上都是水珠兒只怕濕了娘們的衣服
問姑子這裡討把傘打了家去吳二舅連忙取了傘來琴童兒打
着頭裡兩個排軍打燈籠引看一簇男女走幾條小巷到大街上
陳敬濟沿路放了許多花炮因叫銀姐你家不遠了俺每送你到
家月娘便問他家有那裡敬濟道這條衚衕內一直進去中間一

見金蓮無

因叫過玳安你送二銀姐家去敬濟道娘我與玳安兩個去罷月
娘道也罷你與他兩個同送他送那敬濟得不的一此處要送見前不送之爲意同玳安一
路送去了吳月娘眾人便回家來潘金蓮路上說大姑子你原說
咱每送他家去怎的又不去了月娘笑道你也只是個小孩兒哄

你說要子兒你就信了麗春院是那裡你我送去金蓮道像人家
漢子在院裡嫖了來家裡老婆沒曾往那裡尋去尋出沒曾打成
一鍋粥月娘道你等他爹到明日往院裡去你尋他尋試上倒沒
的教人家漢子當粉頭拉了去看你想兒怕不能得兩個口裡說着看七走到
東街上將近喬大戶門首只見喬大戶娘子和他外甥媳婦段大
姐在門首站立遠上見月娘一簇男女過來就要扯請進去月娘

再三說道多謝親家盛情天晚了不進去罷那喬大戶娘子那裡肯放說道好親家怎的上門兒惟人家強把月娘衆人拉進去了客位內掛着燈擺設酒菓有兩個女兒彈唱飲酒不題却說西門慶在門首與伯爵衆人飲酒將闌與伯爵希大整吃了一日頂額吃不下去見西門慶在椅子上打盹趕眼錯把菓碟兒都倒在袖子里和韓道國就走了只落下賁四陪西門慶打發了樂工賞錢賁四家請分付小廝收家火息燈燭歸後邊去了只見平安走來賁四家問道你們還不起身爹進去了那玉簫所見和迎春蘭香慌的辭也不辭都一溜烟炮了梅春只落下春梅拜謝了賁四雙雙慢慢走回來看見蘭香在後邊脫了鞋趕不上因罵道你們都

門慶在李嬌兒房裡都來臨頭大師父見西門慶進門來都躲到上房和小玉在一處玉簫進來道了萬福那小玉就說玉簫娘那裡使小廝來要皮襖你就不來管兒只教我拿我又不知那根鑰匙開櫥門及自開了又沒有落後却在外邊大櫥櫃裡尋出來你放在裡頭怎昏搶了不知道姐玉簫每都吃勾來了罷幾曾見長出塊兒來玉簫吃的臉紅玉簫的道惟小淫婦兒如何狗搗了臉似的人家不請你怎的和俺們使性兒映小玉道我稀罕那淫婦請大師父在傍勸道姐玉簫每義讓一句兒罷你爹在屋裡听着只怕你娘們來家備下些茶兒同候正說着只見琴童抱進毡包來玉簫便問娘來了琴童道娘每來了又被喬親家娘在門首讓進去吃酒哩也將好起身兩箇總不言語了不一時月娘等

從喬大戶娘子家出來到家門首賁四娘子走出來廝見陳敬濟和賁四一面取出一架小烟火來在門首又看放了一回烟火方纔進來又寫與李嬌兒大師父道了萬福雪娥走來向月娘磕了頭與玉樓等三人見了禮月娘因問他爹在那裡李嬌兒道剛纔在我那屋裡我打發他睡了月娘一声兒沒言語桂兒見可恨只見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進來磕頭李嬌兒便說今日前邊賁四嫂請了四箇去坐了回兒就來了月娘听了半日沒言語桂兒見可恨罵道恁成精狗肉們平白去做甚麼誰教他去來李嬌兒道問過他爹纔去來月娘道問他好有張主的貨你家初一十五開的廟門早了放出些小鬼來了大師父道我的奶乜恁四箇上畫兒的姐乜還說是

眼見孟玉樓見月娘說來的好就不先走了落後金蓮見玉樓

身和李嬌兒大姐也走了止落下大師父和月娘同在一處睡了

那雪霞直下到四更方止已有間筆正是

香消燭冷樓臺夜

挑菜燒灯掃雪天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去了月娘約飯時前後與孟玉樓李嬌兒三箇同送大師父家去因在大門裡首站立見一箇鄉里卜龜兒卦兒的老婆子穿着水合襖藍布裙子勒黑包頭背着落鏈正從街上走來月娘使小厮叫進來在二門裡鋪下卦帖定下靈龜說道你卜卜俺那老婆扒在地下磕了四箇頭請問奶乜多大年紀月娘道你卜箇屈龍的女命那老婆道若是大龍四十二歲小龍兒三十歲月娘道是三十歲了八月十五日

子時生那老婆把靈龜一擲轉了一遭兒住了揭起頭一張卦帖兒上面畫着一箇官人和一位娘子在上面坐其餘都是侍從人也有坐的也有立的守着一庫金銀財寶老婆道這位當家的奶奶是戊辰生戊辰巳巳大林木爲人一生有仁義性格寬洪心慈好善看經佈施廣行方便一生操持把家做沒箇人頂缸受氣還不道是喜怒有常主下人不足正是喜樂起來笑嘻嘻惱將起來開哄乜別人睡到日頭半天还未起你老早在堂前轉了梅香洗銚鑪雖是一時風火性轉眼却無心和人說也有笑也有只是這疾厄宮上着刑星常沾些啾唧虧你這心好濟過來了往後有七

十歲活哩孟玉樓道你看這位奶奶命中有子沒有夢子道你惟了明說出隨你多少也有不定的玉樓向李瓶兒道親好你

吳應元見做道士家名哩又將看官瞞逼月娘指著玉樓你也叫他小小玉樓道你卜箇三十四歲的女命十一月二十七日寅時生那婆子從新撇了卦帖把靈龜一卜轉到命宮上住了揭起第二張卦帖來上面畫着一個女人配着三箇男人頭一箇小帽商旅打扮第二箇穿紅官人第三箇是箇秀才也守着一庫金銀左右侍從伙侍婆子道這位奶奶是甲子年生甲子乙丑海中金命犯三刑六害夫主尅過方可玉樓道已尅過了婆子道你爲人溫柔氣好箇性兒你惱那箇人也不知喜歡那箇人也不知顯不出來一生上人見喜下欽敬爲夫主寵愛只一件你饒與人爲了美多不得人心命中一生替人頂缸受氣小人駁難饒吃不還不道你是

你心地好了，雖有小人，也拱不動你。此是玉樓一生結果。玉樓笑道：「剛纔爲」

小厮討銀子，和他亂了。這回說是頂缸受氣。月娘道：「你看這位奶」

奶，彼此且問。往後有子，沒有？婆子道：「濟得好，見箇女兒罷了。子上不敢許，若」

說壽倒俚有。月娘道：「你卜卜這位奶。」先說後出名。李大姐你與他入

字兒。李瓶兒笑道：「我是屬羊的。」婆子道：「若屬小羊的，今年念七歲」

辛未年生的，生幾月？」李瓶兒道：「正月十五日午時。」那婆子卜轉龜

兒到命宮上，矻矻住了，喝起卦帖來，上面畫着一箇娘子，三箇官

人，頭一箇官人穿紅，第二箇官人穿綠，第三箇穿青，懷着箇孩兒，

守着一庫金銀財寶，傍邊立着箇青臉獠牙紅髮的鬼婆子，道：「這」

位奶，庚午辛未路傍土，一生榮華富貴，吃也有，穿也有所，招的

他的，他喜歡，不吃他，不轉他，到後只是吃了北肩，不和的，虧人吃了轉了

恩將仇報，正是比肩刑害，亂擾，特眼無情，就放刀寧逢虎，摘三

生路，休遇人前，兩面刀。奶，你休惱，我說你，你正好，正紅羅，只可惜

尺頭短了些，氣惱上要忍耐些，就是子上也難爲。李瓶兒道：「今已」

是寄名做了道士，婆子道：「既出了家，無妨了。又一件你老人家今

年計都星照命，主有血光之災，仔細七八月不見哭聲，纔好說畢，

李瓶兒袖中掏出五分一塊銀子，月娘和玉樓每人與錢五十文，

剛打發卜龜卦婆子去了，只見潘金蓮和大姐從後邊出來，笑道：「

我說後邊不見，原來你每都往前頭來了。」月娘道：「俺們剛纔送大

師父出來，卜了這一回兒卦，你早來一步，也教他與你卜卜兒金

蓮搖頭兒道：「我是不卜他，常言算的着命，算不着行。想前日道士

說我短命哩。急的哩。說的人心裡影也。隨他到明日。御死御埋路。
○從是○至○結○也○
死路埋倒在洋溝裡。就是棺材。○出口○說畢。和月娘同歸後邊去了。
正是

萬事不由人算計 一生都是命云併

以上四十七回。俱是接連而下。至此截住上文。另起頭緒。寫
一苗員外。與西門大官人作對。見苗員外。以一刁氏而喪其
身。况西門以如許妖孽。隨其左右。雖欲不亡。其可得乎。其不
死于來旺來爵之手者。有幸。有不幸耳。

刁氏苗員外妾也。且可以殺身。况非已所有而據之乎。

寫陳三翁八之惡。觀起苗青。寫苗青之惡。又觀起西門慶也。
然則寫王六兒。夏提刑等。無非襯西門慶也。西門慶之惡。十
分滿足。則蔡太師之惡。不言而喻矣。

一路寫樂三嫂。王六兒。玳安兒。樂三。西門慶。夏提刑。平安書
童。琴童。各色人等。一時忙忙碌碌。俱為一死囚之苗青。呼來

喝去的使喚甚矣財之可畏如此

苗員外以財亡身西門不以此為鑒戒而尚貪其逆奴之賂豈不計及來保等之觀望乎

第四十七回

苗青貪財害主

西門枉法受賄

詩曰

懷璧身堪罪

償金跡未明

龍蛇一失路

虎豹屢相驚

暫遣虞羅急

終知漢法平

須憑魯連箭

為汝謝聯成

則頗好詩祀年四十歲身無子止有一女仙未出姓其妻李氏

身染痼疾在床家事盡托與寵妾刁氏名喚刁七兒原是娼妓出

身便該天秀用銀三百兩娶來家納為側室寵妾無比忽一日有

一老僧在門首化緣自稱是東京報恩寺僧因為堂中缺少一尊

鍍金銅羅漢故雲遊在此訪善紀錄天秀聞之不吝即施銀五十

兩與那僧人僧人道不消許多一半足矣天秀道吾師休嫌少除

完佛像餘剩可作齋供那僧人問訊致謝臨行向天秀說道員外

左眼眶下有一道死氣主不出此年當有大災你有如此善緣與

我貧僧焉敢不預先說知今後隨有甚事切勿出境戒之戒之言

畢作辭而去那消半月天秀偶遊後園見其家人苗青正與刁氏

停側私語不意天秀卒至看見不由分說將苗青痛打一頓誓欲

逐之苗青恐誤轉央親隣再三勸留得免

西門不死來旺手亦幸矣終是切恨

在心不期有天秀表兄黃美原是揚州人氏乃舉人出身在東京開封府做通判亦是博學廣識之人一日寄一封書來與天秀要請天秀上東京一則玩遊二者為謀其前程苗天秀得書大喜因向其妻妾說道東京乃輦轂之地景物繁華吾心久欲遊覽無由得便今不期表兄書來相招寔慰平生之意其妻李氏便說前日僧人相你面上有災厄囑付不可出門此去京都甚遠况你家私沉重拋下幼女病妻在家未審此去前程如何不如勿往為善天秀不听反加其叱說道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間桑弧蓬矢不能邀遊天下觀國之光徒老死隔下無益矣况吾胸中有物囊有餘資可愁功名不到手有囊裡策有胸中乃功名不得此去表兄必有事于我切勿多言于是分付家人苗青收拾行李衣裝多打點兩廂金銀載一船貨物帶了个安童并苗青上東京囑付妻妾守家擇日起行正值秋末冬初之時從揚州馬頭上船行了數日到徐州洪但見一派水光十分險惡但見

萬里長洪水似傾

東流海島若雷鳴

滔滔雪浪令人怕

客旅逢之誰不驚

前過地名陝灣苗員外看見天晚命舟人泊住船隻也是天數將盡合當有事不料搭的船隻却是賊船兩個稍子皆是不善之徒一个名喚陳三一个乃是翁八常言道不着家人弄不得家鬼這苗青深恨家主日前被責之仇一向要報無繇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如我如此這般與兩個稍子做一路將家主害了性命推在

水內盡分其財物我回去再把病婦謀死這分家私連刁氏都是我情受的正是

花枝葉下猶藏刺

人心怎保不懷毒

這苗青于是與兩個艍子密密商量說道我家主皮廂中還有一千兩金銀二千兩段疋衣服之類極廣汝二人若能謀之願將此物均分陳三翁八笑道汝若不言我等亦有此意久矣是夜天氣陰黑苗天秀與安童在中艙裏睡苗青在艙後將近三鼓時分那苗青故意連叫有賊苗天秀夢中驚醒便探頭出艙外觀看被陳三手持利刀一下刺中脖下推在洪波蕩裡那安童正要走時吃慌確有此情翁八一悶棍打落水中三人一面在船艙內打開箱籠取出一應

財物金銀并其衣服等物分二艍更說我告留此貨物不然有犯你是他手下家人載此貨物到於市店上發賣沒人相疑因此二艍盡把皮箱中一千兩金銀并苗員外衣服之類分訖依前撐船回去了這苗青另搭了船隻載至臨清馬頭上鈔關上過了裝到清河縣城外官店內卸下見了楊州故舊商家只說家主在後船便來也這個苗青在店發賣貨物不題常言人便如此如此天理未然未然可憐苗員外平昔良善一旦遭其僕人之害不得好死雖是不納忠言之勸其亦大數難逃不想安童被一棍打昏雖落水中幸得不死浮沒蘆港忽有一隻漁船撐將下來船上坐着个老翁頭頂簪笠身披短蓑聽得啼哭之聲移船看時却是一个十八九歲小廝慌忙救了問其始末情繇却是楊州苗員外家安童在洪上被劫之事這漁翁帶下船取衣服與他換了給以

飲食因問他你要回去却是同我在此過活安童哭道主人遭難不見下落如何回得家去愿隨公公在此漁翁道也罷你且隨我在此等我慢慢替你訪此賊人是誰再作理會安童拜謝公公遂在此翁家過活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年除歲末漁翁忽帶安童正出河口賣魚正撞見陳三翁八在船上飲酒穿着他主人衣服上岸買魚安童認得即密與漁翁說道主人之冤當雪矣那漁翁道何不具狀官司處告理安童將情具告到巡河周守備府內守備見沒賊証不接狀子又告到提刑院夏提刑見是強盜劫殺人命等事把狀子批行了從正月十四日差緝捕公人押安童下來拿人前至新河只把陳三翁八獲住到案責問了口詞二艚見安童在旁執証也及得動刑一一召了共兩下手之時還有他家八人

主門同謀殺其家主分贓而去這里把三人監下又差人訪拿苗青一起定罪因節間放假提刑官吏一連兩日沒來衙門中問事早有衙門透信之人悄悄把這件事兒報與苗青苗青慌了把店門鎖了暗暗躲在經紀樂三家這樂三就住在獅子街韓道國家隔壁他渾家樂三嫂與王六兒所交極厚常過王六兒這邊來做伴兒王六兒無事也常過他家行走彼此打的熱鬧這樂三見苗青面帶憂容問其所以說道不打緊三字間壁韓家就是提刑西門老爹的外室又是他家夥計和施家交往的甚好凡事百依百隨若遇保得你無事破多少東西教俺家過去和他家說說這苗青說也一嘆听了連忙下跪說道但得我身上沒事恩有重報不敢有忘于是寫了說帖封下五十兩銀子兩套粧花段子衣服樂三教他老婆

拿過去如此這般對王六兒說王六兒喜歡的要不的層把衣服銀子并說帖都收下單等西門慶不見來到十七日日西時分只見玳安夾着毡包騎着頭口從街心裡來王六兒在門首叫下來問道你往那里去來玳安道我跟爹走了个遠差往東平府送禮去來王六兒道你爹如今來了不曾玳安道爹和賁四兩個先往家去了王六兒便叫進去和他如此這般說話拿帖兒與他瞧玳安道韓大嬌官他這事休要把事輕看了如今衙門裡監着那兩個船家供着只要他理拿過几兩銀子來也不勾打發脚下人理我不管別的帳韓大嬌和他說只與我二十兩銀子罷等我請將俺爹來隨你老人家與俺爹說就是了層又一王六兒笑道恁油嘴

要也少不得你的玳安道韓大嬌不是這等說常言君子不羞富

面先斷過後商量王六兒當下備几樣菜留玳安吃酒玳安道吃的紅頭紅臉怕家去爹問却怎的回爹王六兒道怕怎的你就說在我這里來話玳安只吃了一甌子就走了王六兒道好歹累你

說是我這里等着哩玳安一直來家交進毡包等的西門慶睡了一覺出來在廂房內座的這玳安慢慢走到跟前說小的回來韓

大嬌叫住小的要請爹快些過去有句要緊話和爹說西門慶說甚麼話我知道了說畢正值劉學官來借銀子打發劉學官去了

夾敘法

冷西門慶騎馬帶着眼紗小帽便叫玳安琴童兩個跟隨來到王六兒家下馬進去到明間坐下王六兒出來拜見了那日韓道國舖子裡上宿沒來家老婆買了許多東西叫老馮厨下整治見西

門慶來了慌忙遞茶西門慶分付琴童把馬送到對門房子裡去
把大門關上婦人且不敢就題此事先只說爹家中連日擺酒辛
苦我聞得說哥兒定了親事你老人家喜呀西門慶道只因貪親
吳大妗那里說起和喬家做了這門親事他家也只這一個女孩
兒論起來也還不班配胡亂親上做親罷了王六兒道就是和他
做親也好只是爹如今居着恁大官曾在一處不好意思的西門
慶道說甚麼哩說了一回老婆道只怕爹寒冷往房裡坐去罷一
面讓至房中一面安着一張桌兒兩個一籠着火盆西門慶坐下
婦人慢慢先把苗青揭帖拿與西門慶看說他央了間壁經紀樂
三娘子過來對我說這苗青是他家裡客人如此這般被兩個船
家毆打只望除害了他這名字免提他也備了些禮兒在此謝我
好交望老爹怎的將就他罷西門慶看了帖子因問他拿了多少
禮物謝你不論事之可否王六兒向箱中取出五十兩銀子來與西門
慶瞧說道明日事成還許兩套衣裳西門慶看了笑道這些東西
兒平白你要他做甚麼你不知道這苗青乃楊州苗員外家人因
為在船上與兩個船家殺害家主攔在河裡圖財害命如今見打
撈不着屍首他原跟來的一個小廝安童與兩個船家明洞當官三口
執証着要他這一拿去穩定是個凌遲罪名那兩個都是真犯斬
罪兩個船家見供他有二千兩銀貨在身上拿這些銀子來做甚
麼還不快送與他去這王六兒一面到厨下使了頭錦兒把樂
三娘子兒叫了來將原札交付與他如此這般對他說了去那苗
青不听便罷听他說了猶如一桶水頂門上直灌到腳底下正是

驚開六葉連肝肺

說壞三魂七魄心

卽請樂三一處商議道寧可把二千貨銀都使了只要救得性命家去樂三道如今老爹上邊既發此言一些半些恒屬打不動兩位官府須得湊一千貨物與他其餘節級原解緝捕再得一半總得勾用苗青道况我貨物未賣那計銀子來因使過樂三嫂來和王六兒說老爹就要貨物發一千兩銀子貨與老爹如不要伏望老爹再寬限兩三日等我倒下價錢將貨物賣了親往老爹宅裡進札去王六兒拿札帖復到房裡與西門慶瞧西門慶道既是恁般我分付原解且寬限他几日教他即便進札來令人當下樂三娘子得此口詞回報苗青苗青滿心歡喜西門慶見問壁有人也不收入坐吃了几鍾酒與老婆坐了回見馬來接就起身家去了

次日到衙門早發放也不題問這件事這苗青就托經紀樂三

夜替他會了人攬掇貨物出去那消三日都發盡了共賣了一千

七百兩銀子把原與王六兒的不動又另加上五十兩銀子四套

上色衣服到十九日苗青打點一千兩銀子裝在四盒酒罈內又

宰一口猪約掌灯已後抬送到西門慶門首手下人都是知道的

玳安平安書童琴童四个家人與了十兩銀子纔罷玳安在王六

兒這边梯已又要十兩銀子須與西門慶出來捲棚內坐的也不

掌灯月色朦朧纔上來抬至當面苗青穿青衣望西門慶只顧磕

頭說道小人蒙老爹超拔之恩粉身碎骨難報西門慶道你這件

事情我也還沒好審問哩那兩個船家甚是攀你奇經是銀子說話你若

出官也有老大一个罪名既央人說我饒了你一死此札我若不

卷○補○丙○平○報○應○何○曾○左○系

金蓮調婿非此

寫得可恨

受你的你也不放心。銀子我還是把一半送你掌刑夏老爹同做分

上你不可久住。即便星夜回去。因問你在揚州那里。便做敘苗青磕頭道

小的在揚州城內住西門慶分付後邊拿了茶來。那苗青在松樹

下立着吃了。磕頭告辭回去。又叫回來問下邊原解的你都與他

說了未曾。銀子苗青道。小的外邊已說停當了。西門慶分付既是

說了。你即回家。那苗青出門走到樂三家收拾行李。還剩一百五

十兩銀子。苗青拿出五十兩來。并餘下几疋段子。都謝了樂三夫

婦。一絲五更替他僱長行牲口。起身往揚州去了。正是

婦不漏 忙忙如喪家之狗 急急似漏網之魚

不說苗青逃出性命去了。單表次日西門慶夏提刑從衙門中散

了出來。並馬而行。走到大街口上。夏提刑要作辭分路。西門慶在

馬上舉着馬鞭兒說道。長官不棄到舍下一敘。把夏提刑邀到家

來。進到所上叙禮。請入捲棚內。寬了衣服。左右拿茶吃了。書童跌

安就安放桌席。夏提刑道。不當閑來打擾。長官西門慶道。豈有此

理。須臾兩個小廝用方盒擺下各樣雞蹄鴨鵝鮮魚下飯。先吃了

飯。收了家伙去。就是吃酒。的各樣菜蔬出來。小金兒銀臺盤兒

慢慢斟勸。飲酒中間。西門慶方題起苗青的事來。道這廝昨日央

及了个士夫再三來對學生說。又餽送了些礼在此。學生不敢自

專。今日請長官來與長官計議。于是把礼帖遞與夏提刑。夏提刑

看了。便道。恁憑長官尊意裁處。西門慶道。依着學生。明日只把那

个賊人真贓送過去罷。也不消要這苗青。那个原告小廝安童便

收領在外待有了苗天秀屍首歸結未遲。礼還送到長官處。夏提

刑道長官這就不是了，長官見得極是，此是長官費心一番，何必見讓於我，決然使不得彼此推讓了。半日，西門慶不得已，還把禮物兩家平分，了裝了五百兩在食盒內，夏提刑下席來作揖謝道：「既是長兄見愛，我學生不受顯的迂闊了，盛情感激不盡。」寫盡實為多愧，又領了几盃酒，方纔告辭起身。西門慶隨即差玳安拿食盒還當酒，抬送到夏提刑家。夏提刑親在門上收了，拿回帖，又賞了玳安二兩銀子，兩名排軍四錢，俱不在話下。常言道：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西門慶夏提刑已是會定了，次日到衙門裡陞座，那提控節級并緝捕觀察都被樂三上下打点，停當擺設下刑具。可監中提出陳三翁入審問情緣，只是供稱跟伊家人苗青同謀，西門慶大怒，喝令左右與我用起刑來。你兩個賊人，專一積年在江河中假以舟楫裝載為名，實是劫掠鹽滷，邀截客商，圖財致害。見有這一个小厮供稱是你等持刀戮死苗天秀波中，又將棍打傷他落水，見有他主人衣服存証，你如何抵賴別人？因把安童提上來問道：「是誰刺死你主人？是誰推你在水中？」安童道：「某日三更時分，先是苗青叫有賊小的主人出艙觀看，被陳三一刀戮死，推下水去。小的便被翁八一棍打落水中，纔得逃出性命。苗青並不知下落。」西門慶道：「據這小厮所言，就是實話。汝等如何展轉得過？是每人兩夾棍，三十榔頭，打得脛骨皆碎，殺猪也似喊叫。一千兩贓貨已追出大半，餘者花費無存。這裡提刑做了文書，并贓貨申詳東平府府尹胡師文，又與西門慶相交照，原行文書疊成案卷，將陳三翁八問成強盜殺人斬罪。安童保領在外听候，有日走到。」

東京投到開封府黃通判衙門具訴苗青奪了主人家事使錢提刑衙門除了他名字出來主人冤仇何時得報通判所了連夜修書并他訴狀封在一處與他盤費就着他往巡按山東察院衙門投下這一來官叫苗青之禍從頭上起西門慶往時做過事今朝沒興一齊來有詩為証

善惡從來報有因

言內禍福並肩行

平生不作虧心事

半夜敲門不吃驚

東坡先生詩
不知宿何處
又見山林家萬戶
十有十日
子相

